禮書通故

十四

仲子藏閱

口 12
2948
14

門口 12
2948
14

相見禮通故　禮書弟二十一

定海黃以周述

五經異義云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飾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陳壽祺云周禮言六摯下及庶人工商禮士相見禮言庶人見亏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摯周禮小司寇詢萬民之位百姓北面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摯明矣云五經無說此者疑太平御覽引文有脫誤以周案禮不下庶人者鄭志荅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亏經文三百三千耳其有事則

假士禮以行之也庶人之摯與士自異凡摯必辭惟君
亏其臣則受其餘皆還士亏士不終辭摯而有還摯大
夫亏士則終辭摯而無還摯君亏其外臣大夫亏嘗為
臣者皆不終辭摯而使擯還摯還摯者卽還其所來之
摯非別有摯吳中林說未是異義云五經無說庶人工
商有摯據朝儀為文士相見禮廣言士大夫見君有摯
亏庶人獨不及孟子亦云庶人不傳質為臣說詳名物
門

鄭元說君迎聘賓不出大門降亏待其君也大夫亏士
亦不出迎凌廷堪云凡迎賓主人敵者亏大門外主人

尊者亏大門內凡君與臣行禮皆不逆送賓亦同此例
以周案此客禮也賓禮主人尊者亦迎亏大門外鄉飲
鄉射主人出迎亏門外鄭注主人卿大夫賓處士不為
賓雖敵者亦不迎亏大門外鄉飲鄉射遵者諸公大夫
主人迎亏門內凶禮無賓故亦不迎亏大門外士喪禮
惟君命出鄭注明大夫以下不出
士昏記不親迎請覿主人出門左鹵面壻入門東面尊
壑鄭元云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郝敬云皆大門也
以周案親迎禮盛故主人迎亏外門外不親迎請覿禮
殺故主人立亏內門外亦不拜不揖入用壻禮見也郝

說誤下云堵出主人送亦謂送亏內門外敖繼公云送亏大門外亦誤

鄭元云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亏客下賓也敵者迎亏大門外聘禮曰君迎賓亏大門內客至亏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為猶敷也雖君亦然然後出迎客客固辭又讓入主人肅客而入肅進也進客謂道之或說凡入皆先入主人先亏每門讓亏客亏客無見文凡客至先布席然後出迎云客至寢門則請入敷席亦未聞注云雖君亦然耍鑿以周案聘禮公揖入鄭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是尊者先入也若敵者主人亦必下賓每門讓客而後

先入此與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同讓之者客禮也先入先登者主人禮也凡自大門入皆主人先而尊者不讓敵者必讓有委若至亏寢門廟門一以先入省事為敬又無讓禮故主人自請先入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亏中庭注云君揖先入省內事也省內事即請入為席之禮故下經即繼云凡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云雖君亦然據聘禮而言也經云揖先入者與讓先登義同讓而後先客之也其云揖入者如主人禮也凡主人迎賓亏大門外敵者客之而後如主人曰揖先入謂之先者別其初欲後賓言之所以逢主人之意也如

冠禮鄉飲鄉射禮聘禮之郊勞問卿是尊者不客直行
主人禮曰揖入不云先者主人尊無後禮也如納采之
吏親迎之壻聘之賓公食之大夫是其至寢門與廟門
同諸經亏廟門皆曰揖入惟有司徹曰揖先入亦直行主人禮茲
又以先入省事為敬耍無後義記文入為席然後出迎
客當作一句讀此為主人之請辭非果入也亦非入而
復出也客固辭辭入敷席非讓先入也讓者讓其先後
辭者直辭其事鄭注此句誤主人肅客而入卽所謂揖
入是

鄭元云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李如圭

云以入為左右則門鹵為左門東為右鄉飲酒賓入門
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為左右則門東為
左門鹵為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士虞禮側亨于
廟門之右是也饒魯云君出入皆由左出以東扉為左
入以鹵扉為左大夫士出入皆由右出以闑鹵為右入
以闑東為右以周案饒氏專為曲禮出入由闑右作解
不顧他經姝為紕繆郝仲輿輩信其說故駁而存之然
解曲禮文者亦卒無定說

孔穎達云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大夫士出入君門恆
由闑東王引之說門與正堂同鄉由闑右右乃左字之

誤俞正燮云門以外向為用東為左鹵為右惟入門言
左右則以入者內向左右言之則鹵為左東為右曲禮
文誤兼出言右者跲亏辭也正義門以向堂為正望文
為訓與他經皆違以周案門之中為堂其左右為塾塾
有內向室外向室以門隄分之也則門堂亦以隄分內
外向明矣門隄內以內向為用門隄外以外向為用與
兩塾之制同正義及王俞二說胥失之矣門隄內內向
東右鹵左故凡入門之東者曰入門右門隄外外向東
左鹵右故凡出門之東者曰出門左人之入以門內為
文出以門外為文左右之名主亏門之內外鄉不專主

人之出入故特牲禮簞巾在門內之右不關人之出入
可曰門右則曲禮之出入君門亦何妨言由閫右矣特
牲禮鄭注凡向內以入為左右向外以出為左右向內
向外以門言出入以人言兩義兼說亏例可通後人專
以人之出入分左右亏是改曲禮駁曲禮紛紛起矣參
見饋食門

記玉藻公事自閫東賈公彥云由閫東者
臣朝君之禮由閫鹵私事自閫鹵者聘賓入門之禮凌廷堪云凡以
臣禮見者則入門右玉藻據聘禮而言非通例且私覿
雖入門右至主君辟之仍入門左也惟士介終入門右

旨由闑右者凡賓客皆然不獨聘賓以周案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是本國之臣通例玉藻云公事自闑卤私事自闑東是聘賓通例聘賓闑東闑卤以公私分非以臣禮自尒如曰聘賓入門右亦以臣禮見則聘賓及介非卿之臣何以問卿亦先入門右鄭注云見私事也尋之其君大夫辭終入門左者用盛禮凡禮盛禮殺皆非正例

鄭元云凡君有事亏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敖繼公說君亦至外門外下車以周案客車不入大門為敵者言之君至廟門乃下尊卑之體宜然敖說非近世尊貶

來拜主人不敢出見既往拜亏其門本諸聘禮公館賓賓避公退賓從請命亏朝右入門

鄭元說凡三揖入門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指賈公彥說將右欲背客宜揖將北曲與客相見又揖碑是庭中大節又宜揖敖繼公說三揖者亏入門左右之佐揖參分庭一在南揖參分庭一在北揖或說鄉射禮眾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三揖賓少進乃有三揖則至霤而曲既曲北面時皆不揖也敖說為長以周案敖說三揖全無依據鄉射禮眾賓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舉賓黨言初不言揖主人以賓三

揖統入門左揖北面揖當碑揖言賓亦三揖特舉主人以明之見揖不在少進後也鎗綜見義不分先後每門揖請入也每曲揖請折也當碑揖近階也賈疏背見之說亦未尋賓入大門至廟門賓主不相背亦每曲揖

又案三讓之儀有見亏入門時者聘義所謂三讓而后傳命是也有見亏升階時者聘義所謂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是也若中庭有三揖無三讓故禮經三讓之文皆在三揖至亏階之下俗說中庭三讓誤凡曰讓者主人讓亏客非客先讓參見聘禮門賈公彥云禮之通例賓主敵者俱升士冠士昏是也若

鄉飲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敖繼公云凡賓主敵則主人先讓而先升主人尊亦然若賓尊則賓先讓而先升惟天子之使則不讓褚寅亮說賓降等者主人先升固已卽敵者亦主人先升聘禮賓儐卿賓升一等大夫升面大夫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皆賓主敵而主先升之證先升者道之也故曰以若賓尊亏主則賓先升不必衙君命也禮無賓主俱升濮亥廷堪云賓主敵者俱升不敵者不俱升以周案聘禮公食大夫禮焚云公升二等賓升鄭注遠下人君

覲禮郊勞至亏階使者不讓先升鄭注奉王命尊則階
以先升為敬甚明褚云先升道之失其義矣階無埽升
濛土昏禮鄉飲禮亏主人升之下又言賓升明非埽升
聘禮賓儐大夫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賓與大夫敵體
而先升者為無埽升濛也鄭注賓先升敵也鄭亦不以
敵者為埽升凡敵者賓皆從升不厄盛禮惟奉君命尊
則先升主人降等亦先升聘禮儐大夫時賓為主人先
升一等大夫從與鄉射禮主人升一等賓升同皆敵者
主人先升之例覲禮郊勞亦賓為主人不先升者敬王
命也燕禮大射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降盥洗皆賓先

升主人乃升時宰夫為主人賓尊
燕禮記凡公所辟皆桌階凡桌階不過二等鄭元云桌
壁也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
堂賈公彥云桌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其始升猶聚
足連步礫記主人之升降檄等鄭注檄等桌階則桌階
亦云檄等凡升階之濛有四等連步一也桌階二也歷
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杜贊歷階
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趙盾避
靈公躇階桌與歷聲相近凌廷堪云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

辭則棄階以周案放古人升堂止二濂連步一也棄階二也棄階卽歷階敖說是棄之言析詩曰烝在棄薪箋棄析也棄階謂分撇其足左足升一等右足升二等也其步與聚足異故又謂之撇等趙盾躇階非禮步不足為訓敖說下曰躇亦非

凌廷堪云凡賓主人禮盛者專階不盛者不專階以周案賓主人皆專階眾賓則拜亏其右此通例也不關禮之盛不盛燕禮大射禮宰夫為主人非正主人故變其例爾 右指讓升階

孔穎達云屨不上亏堂謂長者在堂而侍者屨賤脫亏堂下若長者在室則侍者舁著屨上堂而不入亏室戶外有二屨是也或云悉不舁上堂也戶外有二屨是狎客非須擯通以周案相見之禮卑者脫屨亏階下所謂屨不上亏堂是也長者脫屨亏戶外所謂戶外有二屨是也長者脫屨亏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是也孔疏二說皆非燕饗之禮亦脫屨升堂凡脫屨為坐也非坐不脫屨脫屨主人先左賓先右納屨為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脫屨之禮漢魏隋唐猶存但古人坐脫屨後世朝祭立而不坐脫屨何為 右脫屨

凌廷堪云凡門外之拜皆東卤面堂上之拜皆北面凡

室中房中拜以卤面為敬堂下拜以北面為敬以周案
凌說門外室中之拜是已堂上之拜不盡北面如冠禮
冠者受醴尊醴冈拜皆南面賓荅拜皆東面不醴則醮
冠者降筵拜賓荅拜亦南面東面昏禮見婦禮婦其拜
皆非北面

凌廷堪云凡為人使者不荅拜主君為賓而拜荅拜曲
禮大夫士見亏國君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誤以
周案曲禮所言乃見君之通例迎拜謂君迎亏門而先
拜已也凡人臣見其君君指之不拜燕禮卿大夫皆入
門右公降立亏阼階東南南鄉爾卿爾大夫皆少進不

言拜是也若君客之則迎拜公食大夫禮賓入門左公
再拜賓辟此即君迎拜不荅之義又云再拜稽首者拜
君之食己非荅拜也聘禮私覿賓降階東拜君辟賓階
上再拜稽首鄭注拜送幣亏階東明非荅君拜凌氏牽
此以為荅拜之證誤已異國之臣君迎拜亦避之聘禮
訝賓亏館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荅拜私覿賓奉幣
入門左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是也為人使者
不荅拜鄭注言之已詳凡云不荅拜者不敢當盛禮
鄭元說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辟之亏禮若未
成然燕禮大射下拜小臣辟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

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未拜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
凌廷堪云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异國之君
亦如之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以周
案舊說非也成之義主乎荅凡臣拜堂下君荅拜謂之
成拜與降再拜稽首公荅拜一例若臣拜堂下君客之
不荅拜使小臣辭猶未成拜也故升又拜君荅拜謂之
升成拜與升再拜稽首公荅拜一例若君辭時卽荅拜
如燕禮大射之徹幂是已成拜矣故不復言升成拜經
之通例如此若公食禮君先拜臣臣堂下荅拜雖擯者
辭終拜之柱臣固以爲已成拜也故棗階升不拜而君

猶以爲未荅己也故又命之成拜此爲變例凡臣拜堂
下君拜堂上正禮也君客之不荅拜升乃成拜客禮也
其有下不卽拜且有并不下階者如燕禮大射取觶解
酬賓賓下拜辭賓升再拜稽首下實未拜燕禮大射燕
算褻降席再拜稽首降不云階此皆以旅酬時皆降拜
升成拜至此禮殺也論語拜下禮也明人臣之正禮當
引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主人自酢亏公二人媵觚亏公
及覲禮郊勞行享之降階再拜稽首爲證邢疏引燕禮
酬賓覲禮賜車馬之升成拜非也鄭注公食禮徹幂云
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不升成拜爲正臣

禮則升成拜爲客禮非臣禮之正明矣　又案經升再拜稽首公荅拜與升成拜公荅拜文有詳略義無異同鄭注亏此一一區別轉多膠轕鄭意降再拜稽首升復再拜稽首謂之成拜如燕禮公取媵觶節賓降卤階下再拜稽首小臣辭賓升成拜是其例也若其餘但云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是下賓未拜不舉謂之成拜然禮經言降拜小臣辭升成拜甚多是下亦賓未拜也而升謂之成拜則鄭例不可通矣而敖氏又謂此等云降拜已再拜稽首尤鑿空無據　又案古君臣相拜皆俟拜畢荅之非同時拜故聘禮公食禮皆云公壹拜

賓降也公再拜又云公再拜指食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又君臣荅拜有一拜者有再拜者皆視先拜者而异詳燕禮門獻酬之拜與食拜异詳食禮門

周禮大祝辨九擯楊雄說拜从兩手下以周案拜必下兩手至地故指與跪坐不云拜今俗語有云拜指云跪拜者皆非古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斂手曰拱（見說文）拱手當心曰時揖時平衡也拱手少舉曰天揖天揖上衡也拱手少下曰土揖土揖下衡也拱手吉尚左凶尚右是也跪右記言男拜尚左手又言孔子有器其而尚右是也跪與坐相似而不同反其蹠而坐其上曰坐反其蹠申臂

不坐曰跪非跪不足以言拜說文曰跪所以拜也
一曰稽首鄭元云稽首拜頭至地也賈公彥云稽首稽
留之稽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
君之拜以周案頭至地則下衡故荀子云下衡曰稽首
經傳中有單言稽首多與拜手稽首別稽首不必拜手
故為九拜之一也拜手稽首屬吉拜例自注疏掘吉拜
亏稽首頓首中則吉拜之例不明而稽首頓首已棄空
首則三拜亦不分矣古人常拜用空首禮稽首之禮甚
重大夫之臣且不敢稽首其大夫況平敵者乎段懋堂
云凡祭必稽首諸侯亏天子稽首大夫亏國君稽首亏

鄰國之君稽首亏君夫人鄰國之君夫人稽首亦有非
祭非君而稽首者稽說文佗皆拜重手故字從手皆重
首故字從首
二曰頓首鄭元云拜頭叩地也賈公彥云首頓地即舉
故名頓首以周案頓首與稽顙同為以頭擊地但分吉
凶言之爾鄭注此云頓首頭叩地又注士喪禮稽顙云
頭觸地叩地觸地一義也頓首俛亏吉喪之至也稽顙
俛亏凶哀之至也鄭注吉拜云吉拜拜而后稽顙其拜
與頓首相近則頓首稽顙同義特分吉凶言之審矣檀
弓云稽顙而不拜則頓首容有不拜手者此所以為九

拜之一也孔賈二疏重稽首輕頓首遂謂平敵自相拜用頓首攷之禮經禮記及春秋傳丞無平敵用頓首之禮段氏已駁之矣

三曰空首鄭元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以周案空首即拜手諸經傳之單言拜者即空首拜也拜字從兩手下是跪而俯伏也凡拜皆跪伏故渾儕皆曰拜析言之拜為空首之專儕空首者男子之常拜也拜必跪而拱手而首俯至手與心平乃下兩手拱至地鄭注此空首云拜頭至手所謂拜手又注少儀手拜云手至地二義兼備惟其頭至手與心平故周禮謂之空首荀子

謂之平衡曰拜也惟其兩手下至地故尚書謂之拜手少儀謂之手拜也據孔賈二疏拜先以手拱至地而頭來就手是頭亦至地矣非特與荀子平衡曰拜相悖且與稽首之例不分也據段氏說頭俯與心平手未嘗下亏心是手不至地矣非特與少儀鄭注相悖且失拜字兩手下之義矣又案古之拜與今別必合周荀子漢賈子楊子說乃明荀子云平衡曰拜段氏釋之曰既跪而拱手而頭俯至亏手與心平是謂平衡曰拜曲禮注云上衡謂高亏心平衡謂與心平是也賈子跪以微磬之容拜以磬折之容程瑤田釋之云攷工記兩言倨句

磬折卽磬氏之倨句一矩有半也磬之倨句爲一矩又
詘之以半矩懸磬之孔則股邪而鼓直凡曲禮弟子職
容經之曰磬折者皆謂其象如磬之懸身如磬鼓頭項
如磬股也容經云拜以磬折之容卽荀子所謂平衡曰
拜也至說文引楊雄說拜从兩手下後儒多不信之攷
拜古文作絆从二手二下與楊說正合周禮作撣說文
依周禮作云撣首至地也首乃手字之譌手至地卽許
君二手二下楊子兩手下之說與少儀鄭注手拜手至
地亦正同孔賈二疏烝云拱手至地本合古義而段氏
改說文作拜首至手謂空首首至手而平衡手未嘗下

亏心諧首頓首則下矣楊雄益兼三拜而製拜字此說
未可信也非首俯至手而平衡則兩手不克復下亏地
非兩手下拱至地則首俯未必與心平二義兼備跪而
習之自尋矣讀賈子知跪而俯首之容讀荀子知頭手
齊心之容讀說文引楊子說又知兩手兩下拱至地之
容兼此數說而古之拜容畢見矣
四曰振動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
慟鄭興云動讀為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鄭元云振動
戰慄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以周案上文稽首頓首
空首皆吉拜四曰振動乃凶拜之稽顙也振當讀震驚

之震動依杜注讀為哀慟之慟稽顙者震慟之義也稽顙觸地與頓首叩地相同故亦謂之頓顙但頓首而即起稽顙頓而又稽此稽顙之所以異亏頓首稽首也凌次仲夏弢甫皆從杜注以為即士喪禮之拜稽顙成踊踊者振哭者慟但拜稽顙為凶拜且哭踊亏拜義無關故不取惠天牧說振動者舞蹈之容別一義

五曰吉拜鄭元云吉拜者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以周案上文稽首頓首不手拜空首則手拜又不下首斯則既拜手又下首也其謂之吉者因凶拜而名之也凶拜者拜稽顙則吉拜者拜稽首可知也其禮先拱兩手下據鄴岸乃稽俯首以至亏地鄭注掍吉拜例亏稽首頓首中故亏此乃據檀弓襍記以凶拜之近吉者當之誤

六曰凶拜鄭元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季服者以周案上文震慟為稽顙而不拜者斯則拜而后稽顙也古人吉拜皆先拜而後稽首故經曰拜稽首再拜稽首無言稽首拜者其凶拜之見亏禮經者亦皆曰拜稽顙無言稽顙拜者蓋拜先拱手據鄴下而後頭至亏地亏事為順也其先稽首稽顙而後拜者惟孟子言

子恐稽首再拜而不受檀弓引孔子言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段氏凌氏以此為殷禮夏氏又以為周末禮要之未合亏古經也鄭注乃據以為吉凶兩拜之例似有未當孔子曰吾從其至者明非周禮也　又案先拜而後稽顙亏事為順故曰頎乎其順先稽顙而後拜亏事甚逆而匍匐地上不遽起佗拜足見哀痛之已病故曰頎乎其至舊解亦誤

七曰奇拜杜子春云奇讀為奇耦之奇謂先屈一郤今雅拜是也鄭興云奇拜謂一拜也以周案奇拜一拜鄭說是也經有明言一拜者如士相見禮及檀記諸篇是

也其或祇云拜而不言再者皆一拜也有云拜手稽首者亦一拜也再拜則曰再拜稽首有云拜稽顙者亦一拜也再拜則曰再拜稽顙賈子容經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揚抑各尊其紀此即樂記武坐致右軒左之法坐亦跪也今謂之小跪杜注謂之雅拜後漢書云高句驪國跪拜曳一脚是其遺法

八曰褒拜鄭興云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眾云褒今時持節拜是也以周案古人行禮多用一拜其或再拜以加敬三拜以示偏皆為褒大之拜段氏云褒者大也有所多大之辭也凡禮經言三拜及左傳或言三

拜稽首或言三拜或言九頓首以及婦人之俠拜皆是也

九曰肅拜鄭眾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以周案肅拜之不明由賈氏疏先鄭注未明先鄭云肅拜但俯下手者俯謂俛而低首也鄭注少儀云肅拜拜低頭與先鄭合但俯低頭而下兩手較空首拜手之禮為輕也云今時揖者說文云揖舉也手下手也漢時之揖舉首懸空但下兩手與古肅拜同先鄭云但俯下手後鄭云拜低頭與說文舉首下手之揖說似不同而實相足非俯而低頭則與跪同不足以言拜非舉首則與稽首頓首空首同亦非肅拜惟低頭俯而仍舉乃為肅拜肅拜為婦人之正拜其首較空首為略舉其手亦异空首之下拱地云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先鄭意卻至三肅使者肅不連拜與肅拜別故引禮介者不拜以明异也肅拜者跪而俯首下手也肅者立而俯首下手也自孔賈二疏誤以軍中長揖之肅當肅拜既失兩鄭之意而肅拜之禮遂晦矣少儀云婦人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是經明言坐而肅拜而後人乃云立而肅拜不亦左乎段氏云肅與肅拜當為二左傳之肅不言拜則肅而不拜未嘗跪也介

者不偠亏拜故肅以為禮如後世長揖肅拜舉首下手之拜為婦人拜為尸坐拜　又案舊說男子跪而拜故拜必尊虡婦人立而拜故可執虡拜凌氏次仲申其說云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特牲少牢有司徹丈夫之拜皆坐而尊虡葢丈夫之拜皆居尻故必坐而尊虡然後拜也士昏禮婦見姑尊笲亏席姑坐舉以興又贊醴婦婦坐啐醴建柄興拜是婦人之拜則興也凌氏此說似是而非實不可信鄉飲酒禮云坐卒虡興坐尊虡遂拜者卒虡可即尊必興而後坐尊者耑端以示敬也坐尊虡因拜而坐尊是一事不必耑端以示敬故云坐尊虡

遂拜士昏禮姑舉笲之坐與拜婦是二事婦啐醴之坐與拜贊是二事故必言興拜與言興坐同亦為耑端示敬之例非婦人之拜必興也如因此耑端示敬之而謂婦人之拜必興則士昏禮舅坐撫之興荅拜豈丈夫之拜亦必興而不坐乎如謂舅拜婦亦肅拜亏經何見且少儀云婦人為尸坐肅拜是肅拜必坐之證說文云跪所以拜也未有不跪坐而可俛拜者矣婦人執虡拜亦坐而後拜也經多言坐尊虡坐尊觶是執虡而坐坐而尊者也執虡非不可坐也坐亦無妨亏執虡也且執虡拜亦非專施亏婦人男子亦有執虡拜者矣特牲

禮曰兩暮執爨拜注曰荅主人也主人跪而拜兩暮荅之必非立而肅可知也特牲主婦執爨又案大祝辨九拜說者謂屬丈夫拜詳饋食禮門有九拜也一曰肅拜亦吉拜禮經云廟見婦拜扱地鄭注扱地首一曰手拜亦吉拜禮經云廟見婦拜扱地鄭注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是也一曰頓首近振動拜婦人本無頓首之禮因擬動而有頓首如穆嬴頓首乞趙宣子是也一曰稽顙拜郤凶拜重罍用稽顙輕罍用手拜小記云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是也一曰俠拜鄭注云婦人亏丈夫雖其子亦俠拜先丈夫一拜後丈夫又一拜也一曰不俠拜鄭注云不俠拜謂一拜也婦人不俠拜同丈夫之奇拜婦人俠拜同丈夫之哀拜此婦人九拜之辨也凡婦人之拜吉事尚右手凶事尚左手與丈夫异近時婦人拜申指相沓尚近古制但不握為异爾其又指拜者為禮之末失其合掌拜者本之卤域僧謂之膜拜其拜兩膝齊下不先屈一膝者本之道家謂之拜太非古禮又有婦人立而引手摩胸以當丈夫之長揖其郎軍中肅客之遺意與右拜

鄭元說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

辭不許也聘禮士介覿禮請受賓固辭固衍字當如面
大夫記私獻禮請受賓固辭亦衍文敖繼公云一辭
而尋遂亦可謂之固凌廷堪云禮請受者一請賓固辭
者再辭注未碻敖亦曲為之說以周案禮請受止一請
賓何尋再辭凌說非宜從鄭右辭
鄭元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亏堂上則俱南
面禮敵者然受貢公彥云尊卑訝受敖繼公說訝受為
賓主行禮之事然受為相禮之事凌廷堪云禮經無然
受之文然受又不皆敵者有司徹尸酳三獻尸在其右
以授之非相見之事統觀禮經全文當云行禮亏尊者

之肩則同面受不亏尊者之肩則訝相受凡相禮者之
授受皆訝授受以周案禮經授受有三濛一曰受相鄉
而受也南北面受為禮之敘尊者東鹵面受為賓主通
行之禮一曰同面受相然而受也故亦謂之然受同南
面受為敵者禮鄭引逸禮文可據而敵者之授受或壓
亏至尊則同北面受或同東面受聘禮授幣之受書授
上介受圭之同面然繅同面授上介受馬之適其右受
反命之自公左受玉其禮皆行亏君肩故同北面受又
還玉之賓自左南面受圭時不壓亏君故同南面受行
敵者禮鄭注自左南面右大夫且然受是也又云必然

受者若鄉君寿姝為曲說臣枉君寿不尋有南面受聘禮私獻賓東面坐奠獻擯者東面坐取獻亦壓亏君之禮士昏禮納采授亏楹閒南面聘禮歸饔餼面卿兩言受幣亏楹閒南面似皆為敵者同面受之灋鄭注兩解之者鄭意歸饔餼尊君使面卿尊卿可北面受用尊禮納采之賓為羣吏雖尊其使不當北面受故云於受為敵禮自賈氏疏鄭不明後人遂妄相駁難矣有司徹三獻北面拜受爵尸枉其右以授之賓尊尸令南面受尸不厄尊故枉其右以授之鄭注至儐尸而尸謖卑此同面受之變例一曰詢受佐不相鄉亦不相於因寿迎受

之也故今文家佺捂受於不正鄉曰疑於受不正鄉曰捂受其禮有賓主人兩寿相迎者為禮之盛亦有受者自寿迎取為禮之殺聘禮禮賓公外拂几三卒進鹵鄉賓進詢受几亏筵寿時公自東南進鄉西賓東面兩寿送迎相敬也又介覿聽命皆進詢受其幣時執幣者枉闑外南鄉士介皆枉門鹵東面自寿進詢受又禮賓賓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詢受馬公食禮亦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詢受皮時介由賓左受幣從者蓋自門鹵之佐詢受主人所出之皮馬記云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詢受之士卽從者張皐文圖聘禮介從者皆東面受公食禮皆北面受誤介曰受從者曰相見

訝受兩文有別注疏家揑合為一謬矣既夕禮賓賵若
無器則捂受之時主人鹵面賓東面相鄉宰在主人之
北無器捂受謂宰鹵南面受之也鄭云對相受是當授
諸主人矣敖袭兩說尤無當凡授受之禮卑者奠而不
授若尊者辟乃授　又案鄭注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
由其左謂同面授受之濶也賈疏云據鄉歙鄉射燕禮
獻酢酬皆授由其右故云凡以廣之凌氏釋例云詳賈
意蓋以獻酢酬之授受皆坐授也夜鄉歙禮主人鹵南
面獻介介進北面受虀則獻酬有訝受非坐授且鄭注
大射儀主人北面拜受虀賓主人之左拜送虀云賓南

面授虀乃於左拜凡授虀鄉所受者正明獻酢酬之授
受皆面相鄉受無坐受法也夏戜甫據此注又以為凡
授虀尊卑俱以訝授受殊不知鄭注凡授虀鄉所受者
為相鄉受與訝受異凡獻虀酢者皆相鄉受卑者訝受
夏氏弓訝受之義尚未明不足深辨　又案授受有一
物兩物之異凡授受一物者必兼兩手其之此常法也
其有兩手各執一物而分授兩人者左手先授右手後
授而受者各以兩手其之聘禮賓執左馬以出用效馬
右牽之法其左手執幣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謂
先以左手之幣授上介後以右牽之馬授從者也其有

兩手各執一物而兼授一人者亦先將左手之物授人受者以兩手共受旋亦以左手執之授者乃以兩手共授右手所執之物受者以右手受之聘禮其實棗烝棗擇棗執之以進云賓受棗大夫兩手授棗賓受棗亦宜兩手共受為常淹不箸箸其後授者以兩手共授以為例此鄭注所謂授受不游手愼之是也

賈公彥云凡賓主敵者授亏楹間不敵者不亏楹間以周案古人授受之禮殺者行亏庭通行之禮皆在堂上兩楹間不敵者亦在兩楹不過東卤有別旨凡賓臣主君行禮在東楹卤聘禮賓覿進授幣當東楹又禮賓受

幣當東楹皆謂東楹卤也時賓在卤序以卤言之故曰當則不敵者之授受亦在兩楹明矣聘禮公受玉亏中堂與東楹之間謂中堂東東楹卤也詳宮室門時公依在東楹東賓趨就之敬君也歸饔餼及問卿受幣堂中卤趨君命亦敬也凡授受幣玉皆在兩楹間不敵者賓趨授亏中堂東卽東楹卤主人趨就亏中堂卤卽卤楹東注疏以中堂在兩楹之北亏中堂與東楹之間既難斥言亏禮賓賓覿當東楹之文亦違凌氏釋例張氏禮圖皆沿賈誤

鄭元說相見禮始見亏君執摯至下容彌璧下謂君所

敖繼公云至下謂當帶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
執物高下之節王引之云古者謂堂下為下鄉射禮笙
一人拜亏下聘禮記使大夫受自下聽命公食記卿擯
由下注不升堂也禮運澄酒在下禮也皆其
證以周案經文至下容彌璧五字句堂下謂之下猶堂
上謂之上也古人語急多此例從王說右授受
賈公彥云右還以右手向外左還以左手向外敖繼公
云左還者以左手向右而還也以周案喪禮司正南面
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卒觶奠之左還南面注云右
還將適觶南先西面是南面右還北面左還皆從觶西

往來也敖氏以為皆欲從觶東往來其說悉與注疏相
反辨詳射禮門
鄭元云古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敖繼公云凡經言交
者皆謂相右以周案凡相交者必交相左此為往來通
例惟凶事則交相右鄭義甚密詳見射禮門右交還
凌廷堪云迎亏大門外送亦亏大門外迎亏大門內送
亦亏大門內君與臣行禮不迎亦不送凡拜送之禮送
者拜亦者不拜以周案士相見禮士見亏大夫其入也
一拜其辱也賓還送再拜鄭注大夫亏士不出迎入一
拜送再拜大夫不迎士則君可知而君賜之食則云君

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遝下比及門三
辭公食聘禮君迎送大門內皆再拜賓禮大射君又不
迎不送是相見禮之迎送有不同也祭祀不迎賓并不
迎尸祭統云尸在廟門外全乎臣君在廟門外全乎君
是天子諸侯不迎尸也特牲少牢焄云祝迎尸亏廟門
外是大夫士亦不親迎尸也而有司徹言主人送尸亏
廟門外士虞禮鄭注言主人送賓亏大門外是祭禮之
迎送亦不同也器禮唯君命出鄭注明大夫以下不出
故大斂君至迎送皆亏大門外而君使人弔主人迎亏
寢門外賓出主人拜送亏外門外公賵迎送亦同是器

禮之迎送又不同也凌說未覈凡送賓皆再拜惟器禮
送賓則一拜右拜送賓

鄭元云賓反見則賓矣下云凡賓見亏君至凡侍坐亏
君子博記反見之賓義以周案上文賓授摯亏庭反見
則升堂妥而傳言矣故注引下文以證成其義賓謂賓
見非賓飲賈疏之誤先儒多非之矣

鄭元說主人還摯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賈公彥云相
見禮賓奉摯入不言出迎又不言厥明是與冓相見同
日知異日出迎者鄉飲酒禮云明日乃息司正主人出
迎之司正猶迎況同僚乎敖繼公云不俟迎而卽入急

欲還摯且尊主人或說禮未旣端故不必出迎以周案禮以異日為敬同日而往謂之殘日從注疏右四拜

姪孫鎮海梅鼎恩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會禮通故一

鄭元云公會禮使大夫戒賓出拜辱拜使者屈辱來迎己將命不荅拜為人使也吳廷琛云賓出拜辱拜君命之辱注說非以周案賓出拜辱時尚未將命下賓再拜稽首乃是拜君命也拜君命必稽首此但云拜則其為拜使者甚明記云為人使者不荅拜以其因主君而拜己不敢承其禮也大夫不荅拜為人使者通禮宜然說者以為拜君命非拜己吳氏因此遂謂此拜為拜君命之辱種貤繆

賈公彥云公食禮大夫還賓不拜送為從之不終事也
鄉飲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
相隨故也覲禮使者勞賓侯氏送亏門外再拜遂從之
使者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以周案凡戒
賓亹敵者遂從之不拜送此經云使大夫戒各以其亹
大夫還賓不拜送是也不從之宻拜送如聘禮歸饔餼
還賓拜送是也亹尊者不論從不從皆拜送如覲禮拜
送遂從之鄉飲鄉射拜送遂從之一為天子使尊一為
公使尊一為主人尊

鄭元云公食禮公當楹北鄉至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至

再拜者興禮侯賓嘉其來也公壹拜賓降矣敖繼公云
賓降之上脫公壹拜之文王引之云至再拜再當為壹
因下公再拜而誤也聘禮及此篇下文先言公壹拜賓
降公再拜此不當有异鄭注聘禮及下文壹拜賓降皆
云不俟公再拜而此獨無之則所據本已誤敖說尤非
以周案鄭注至再拜者興禮侯賓嘉其來也此釋公再
拜并至壹拜而再也故下云公壹拜賓降矣與不俟公
再拜之意同鄭所據本不誤淺人見注有至再拜之文
遂改經爾　又案凡歙禮獻酬皆一拜食禮皆再拜歙
禮詳燕饗門食禮賓至揖食祭加饌侑賓卒食賓出經

皆云公再拜此歛會之禮异也凡賓荅公拜俟公拜畢荅之非同時拜亏門內則還辟如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謂還辟避拜乃荅之也亏堂上則降階如拜至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鹵階東北面荅拜擯辭升命之成拜揖會侑賓亦同皆亏公拜後乃荅之也凡公荅賓拜賓先降階拜公辭不荅升成拜則荅之與荅敵者拜禮同

鄭元云侑後復退則禮會未卒不退則嫌褻入行拜若欲從此退敖繼公云拜者謝侑幣之賜也沒霤而拜以公立亏中庭也升再拜稽首者為鄉賓拜賜亏庭南公

辭之故成拜如此矣廷葬云賓之入門所以終會禮也其再拜稽首卽下升賓再拜稽首注所謂拜主國君之厚意也蓋公既侑賓賓出公卽降立中庭以待賓反其意良厚故入門卽拜之因君辭其拜故升堂再拜敖氏謂公辭之乃升而成拜是也注分而為二是以失之褚寅亮云聘禮禮賓亏授幣後賓執左馬以出下遂行覿垈未褻入門而行再拜稽首禮也然則此禮之拜放以為謝侑幣非凡歛會無論酒與幣皆賓先拜受而後主人拜送無送後復拜謝之禮以周案吳氏駿鄭褚氏駁敖皆當

賈公彥云左傳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若然臣
亏君乃稽首平敵相施當頓首大夫相會受侑幣再拜
稽首者以會禮相尊敬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君同故也
王士讓惠棟諸說侑幣君所給也故稽首下大夫不能
親會公猶使人以侑幣致之則其幣為官給可知故受
幣者如對主君必稽首而送幣者亦稽首以荅之也賈
疏非右拜

賈公彥云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在內者私家之禮陳
亏外者北面為正陀階下西面為正敖繼公云大夫士
陳鼎門外者皆北面惟器算西面國君陳鼎南面天子

未聞以周案士昏特牲少牢皆陳鼎門外是私家陳鼎
亦不必在內鼎之面向亦以敖說為長右陳鼎

鄭元云聘禮設飧堂上之饌八鹵夾六八六者豆數也
凡饌以豆為本賈公彥云凡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
故云以豆為本以周案饌以豆為本豆以醯醬菹醢為
本公會禮設正饌公先設醯醬以為饌本公設畢乃薦
豆薦豆畢乃設俎設簋設鉶是設饌之濂先設豆
設豆之濂先設醯醬無醯醬則先設菹醢祭稻粱在醬
涪周祭饌在上豆間者為饌本也
敖繼公云公會禮賓北面坐遷而東遷所者謂醬之

正位也公設之處亏其正位為少西必少西者為賓當
遷之故也以周案公設之處宜在席庤正中賓東遷其
所則亏席中為稍東而席西卻可陳加饌依褚氏胡氏
說如此
鄭元云公食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
俎記公食上大夫异亏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蝸醢四
四為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為列無特敖繼公云豆加
菹菹麋臡簋加黍稷各一鉶加羊豕俎加鮮魚鮮獸亏
庸之下如饗九鼎之次云九俎則四四為列而特鮮獸
以周案朝食之豆八下大夫已用其六尚餘菹菹麋臡

二豆鄭不取此而用饋食之豆者賈疏云注以特牲少
牢參之是也少牢四豆韭菹醓醢葵菹蝸醢鄭必參取
此不用朝食之菹菹麋臡者褚氏云若純用朝食豆實
與人君禮無別矣故注參取饋食二豆亦是也九俎饌
濾亦當依注為是褚氏云三俎五俎七俎不舉方故須
特三三為列則正方矣何反用特乎其饌濾則北二列
仍如七俎而鮮魚則加在魚南鮮腊則加在腊南移庸
亏腸胃南是也
鄭元云公食禮庸以為特直豕與腸胃東也敖繼公云
庸在豕東郝敬云在腸胃東以周案從鄭注若在豕東

則似與牛羊豕為一行在腸胃東則似與魚膾腸胃為一行非特矣胡氏已駁之

鄭元云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此以命數為差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視子男賈公彥云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陳祥道云此禮一命魚七再命九三命十一惟天子諸侯魚數不見先儒謂諸侯十有三天子十有五理或然也以周案陳氏所述昏禮疏文也所推魚數與此疏异當以此疏為

鄭元云聘禮堂上八豆皆二以炙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屈猶錯也賈公彥云屈者謂其東上醢醢醢醢醢鹵昌本昌本鹵麋臡麋臡鹵菁菹菁菹北鹿臡鹿臡東葵菹葵菹東蝸醢蝸醢東韭菹孔穎達云公食禮豆六設亏醬東鹵上韭菹以東醢醢昌本南麋臡以鹵菁菹鹿臡士設俎亏豆南牛俎在鹵牛東羊俎羊東豕俎又牛南魚俎魚東腊俎腊東有腸胃俎又有膚俎在兩行俎之東縱設之黍稷六簋設亏俎鹵黍簋當牛俎鹵其鹵稷稷鹵黍黍南稷稷東黍稷屈為二行大羹在醬鹵

鋤四設亏豆卤牛鋤枉東牛卤羊羊南豕豕東牛飯酒
設亏豆東粱飯設亏滑卤稻亏粱卤庶羞十六豆設亏
稻南脣折而陳凡為四行腳東膮膮東膮膮東牛炙炙
南醢醢卤牛胾胾南羊炙炙東羊胾
胾東醢醢東豕炙炙南醢醢卤豕胾胾卤芥醬醬卤煎
膾赦繼公云醢醢卤昌本昌北麋臡麋卤菁菹菹南鹿
臡鹿卤韭菹韭韭北麋臡麋卤菁菹菹南鹿
賈疏用朝事之豆六太菹菹麋臡而以饋食之葵菹羸
醢足之赦氏以經惟言韭菹醢醢則為朝食之豆可知
二者似皆可通惟解脣字之義與經二以炊之文皆不

合葢韭菹醢醢二者枉東其卤為昌本麋臡二豆昌本
麋臡之南為菁菹鹿臡二豆菁菹鹿臡之東為韭菹麋
臡二豆設濩自東而卤復自卤而東故謂之脣下八簋
繼之乃言鉶則脣與鉶异以周案經文堂上八豆脣八
簋繼之鉶卤夾六豆脣六簋繼之鉶脣者曲折相承而
設鉶者交鉶相問而陳脣鉶義异胡說是已其說二以
炊仍同舊譌公食禮鷰豆六卤上韭菹以東醢醢昌本
昌本南麋臡以卤菁菹鹿臡是東卤三列也設俎亦同
其設六簋亏俎卤二以炊東北上黍當牛俎其卤稷鉶
以終南陳謂交鉶陳之東卤二列故曰二以炊自北而

南則三列也若以三簋為一列與二以炊之文不合且
自鹵陳非南陳矣聘禮堂上八豆鹵陳皆二以炊與公
食禮設六簋文同不異以設六豆之濂侧之又云東上
韭菹其南醢醢即所謂二以炊也又云屈者謂屈而鹵
也屈而鹵故上曰鹵陳敖氏說八豆之實雖非其設濂
是也下鹵序八壺鹵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簋六壺皆云
二以炊俱同如賈孔胡氏說與鹵陳之文不合且是四
以炊非二以炊矣　又案公食禮六豆設亏醬東鹵上
聘禮六豆設亏鹵墉下北上公食禮六豆東鹵三列聘
禮六豆二以炊是饔餼之設濂與公食禮所陳有異矣

聘禮鹵夾六豆六簋四鉶皆北上南陳堂上之八豆八
簋六鉶皆鹵陳東上是堂上之設濂與鹵夾所陳亦異
矣公食禮醬東所設六豆與饔餼鹵夾之數同而陳之
之濂既異則公食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與饔餼堂
上之數雖同其陳之之濂亦必異可知或者據饔餼文
以定食禮或又據公食文以定饔餼彼此牴牾不如依
本經兩分之也公食禮六豆六簋之次黍當牛俎其鹵稷稷南黍黍東稷稷南黍
是六簋之次黍當牛俎其鹵稷稷南黍黍東稷稷南黍
黍鹵稷孔疏所言非其八豆之次葅韭菹以東醢醢昌
本麋臡臡南菁菹以鹵鹿臡葵菹蝸醢八簋之次則六

簋仍舊加黍亏稷南黍東稷六鉶之次則四鉶仍舊加羊亏牛南羊鹵豕饗飧堂上之八豆鹵陳東上皆二以太韭菹以南醢醢屈而鹵昌本昌本北麋臡又屈而鹵葵菹葵菹北蝸醢八簋繼菁菹菁菹南鹿臡又屈而鹵葵菹葵菹北蝸醢八簋繼之而鹵黍其南稷錯之為稷其南黍又錯之為黍其南稷錯之為稷其南黍六鉶又繼之而鹵牛以鹵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此橫設之非錯亦非屈也胡氏說非梁簋稻簋又直設之鹵夾之六豆北上南陳亦二以太韭菹以東醢醢屈而南昌本昌本鹵麋臡又屈而南菁菹菁菹東鹿臡六簋繼之而南黍其東稷錯之為稷其東黍又

錯之為黍其東稷四鉶又繼之而南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此亦非錯非屈也梁簋稻簋又繼之而南諸家所定陳設次弟與經多違不悉錄

鄭元云鉶某和羹之器賈公彥云據羹在鉶謂之鉶羹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以周案歸饔之陪鼎臐膮膷臐與此庶羞之臐膮一也其在鼎為陪鼎在豆為庶羞倉禮之庶羞不自鼎升賈疏甚謬胡氏已辨之矣

鄭元云庶羞肴四列鹵北上不統亏正饌者雖加自是一禮是所謂羹胾中別放繼公云肴者見正饌之中席

而此枉肴也郝敬云正饌堂中庶羞偏鹵故曰肴豬寅亮云膘膮直稻南而腳稍偏鹵膮稍偏東膮牛炙稍偏東每网豆當一簋若枉肴然南而膮稍偏鹵牛炙稍偏東膮牛炙直粱故云肴四列胡培翬云正饌設亏堂中以東加饌設亏堂中以鹵此其大分也今庶羞不正當堂中以鹵而又偏亏鹵是以謂之肴旦庶羞十六豆四豆為列故云四列以周案經云賓坐席末取粱稻是正饌中席也加饌枉稻粱之鹵庶羞又枉其鹵故謂之肴胡說近之羹胾中別弟子職文謂中閒容人可往來也經云閒容人賈公彥云公食禮庶羞鹵東毋過四列下大夫東鹵四

行南北亦四行上大夫東鹵四行南北五行敖繼公云欲閒容人也膮當稻南若過四列則近亏簋矣鹵東鹵列東列也先言鹵者上也胡培翬云鹵東謂設之以鹵為上自鹵而東毋過四列也敖說鹵列東列恐非以周案胡說是

鄭元云若不親食豆實實亏舊簋實實亏筐陳舊筐亏楹閒者象授受亏堂中也舊數如豆醢芥醬從肴筐米四賈公彥云黍稷各一筐稻粱又二筐吳廷華等說正饌枉堂上庶羞陳亏碑內四醢芥醬應枉庶羞中烏覃從而枉堂筐米四二黍二稷物雖同不併稻粱加亦宜

在堂下注疏非以周案下經云庶羞陳于碑內有饌無稻粱謂四醢在庶羞中近是謂稻粱亦在碑內非也褚氏云賓所食者粱則筐四宻黍稷稻粱各一不言簋實者省文也若簋實陳于碑內經必明著其文而剏其佐次右設饌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而酒正辨四飲之物曰清曰醫曰漿曰酏不言水涼鄭元云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惠士奇說水涼無糟故不辨以周案王之六飲皆用清故膳夫謂之六清其供賓客不備六飲清糟並設漿人共夫人致賓客禮醴醫酏

有清糟是也王六飲皆用清而酒正祇辨醴醫漿酏四飲不及水涼水清水涼薄酒皆無糟不須辨惠說是也但惠以涼為凍飲楚辭挫糟凍飲明有糟矣

一曰水鄭元云水清醴以周案水清水也故酒正不辨如內則注水醴不分非其義

二曰漿許慎云酏漿也鄭元云今之酢漿也以周案許鄭同義說文酢酏漿也漢食貨志云糟酢灰炭糟酢同物漿以酢為之故味酏酏今醋也醴有清糟糟為醴之醋清為醴之沛漿字從水則糟之和水者也故次水之下醴之上

三曰醴酒正謂之清鄭元云醴醴清也清謂醴之沛者
以周案造醴有二法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
糟粱醴清糟此醴之尊用於六飲者當時醴飲兼用二者故內則並
此醴之通用於五齊者又曰或以酏為醴
記之醴有清有糟王飲用其清者其它清糟竝用故夫
人致賓客禮有清醴糟內則謂之重醴禮亦有專用糟
者鄭注云飲醴之用栖者糟不用栖者清也
四曰涼鄭眾云涼以水和酒也鄭元云涼今寒粥若糗
飯磧水也內則之漦以周禮校之則涼也以周案涼內
則謂之漦玉藻謂之酒無糟漿以水和糟涼以水和醴

醴為醞酒涼為薄酒先鄭義如此據內則注又以為梅
諸和水字亦作醠見膳夫注或說涼即小招之凍飲
五曰醫鄭眾說醫即內則之臆音瞖醫臆相似記者各
異耳鄭元云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為醴凡醴濁釀酏為
之則少清矣醫字從殹從酒省惠士奇云醫古之湯液
今之酒漿也說文醫治病工殹者惡姿也尋酒而使一
曰殹病瞖酒所以治病周禮有醫酒內經岐伯曰古聖
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故為而弗服以周案醫
為藥酒說文可據醫亦有糟漿人之文可據先後鄭皆
以內則之記飲合漿人之六飲故先鄭以臆當醫以瞖

定之後鄭臆讀為醷醷訓梅漿又以或以醆為醴當醫
其實內則或以醆為醴言造醴之別法非言醫醷為醢
醢之屬故下曰調之以醢醢又曰湛諸美酒盒之以醢
若醢醷醫有糟醷無糟亦不孚以聲近而提之蓋王歛
有六而戴記祇及其五玉藻記五歛上水漿酒醴醆不
及醫內則記歛雖詳亦未及醫惠氏謂醫卽湯液內經
言古聖人佺湯液備而不用記不及醫其以此與
六曰醆賈逵云醆為鬻清許愼云醆黍酒也鄭元云今
之粥內則有黍醆醆飲粥稀者之清也以周案醆非酒
黍醆者煮黍為鬻其稀而清者謂之醆其厚而有滓者

漿人所謂醆糟是也若用為醢人羞豆之實者取稻米
舉糔浚之小切狼臅高以與稻米為餻與此不同
鄭眾云內則歛重醴稻醴清酒黍醴清酒粱醴清酒或
以醆為醴后致歛亏賓客之禮有醫醆糟糟音聲與酒
相似一物鄭元云重陪也糟醋也清沛也致歛有醋者
有沛者陪設之也或以醆為醴釀粥為醴以周案今內
則酒佺糟從先鄭讀也洒聲與曹聲古音相近今北方
造黃酒浹先煮黃米為粥乃入麴糵釀之成酒與鄭注
合蓋醴以炊飯而釀者為正或又煮粥而釀是以醆為
醴也以醆為醴記造醴之別浹非謂造醫如此後鄭酒

正注不足據
鄭眾云內則漿水臆音聲醫與臆相似一物鄭元云醷梅漿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扇名諸為濫孔穎達云漿人注云涼今寒粥若糗飯糠水也涼濫是一物則以諸和水謂以諸糠糗飯和水諸者眾糠之稱除六飲之外此經別有醷鄭知醷是梅醬者下文調之以醯醯及若醯醷則醷是醯類也又云獸用梅故知梅漿也以周案鄭漿人注與此佗兩解當以此注為正鄭意漿人六飲無醷故此以醷濫連讀謂以梅諸佗漿謂之醷以醷和水謂之濫以當六飲之涼

諸謂梅諸即上醷也或以桃諸為之謂之桃濫釋名桃濫水漬而藏之其味濫濫然酏也孔賈申鄭竝以諸為眾辭非鄭意孔弇軒說呂氏春秋節喪篇注云以氷置水漿亏其中為濫則濫近小招所謂凍飲說與惠半農同別備一義楚辭挫糟凍飲酎清涼注謂盛夏之時覆醷以乾醷提去其糟但取清醷居之氷上而飲之則寒涼

鄭元云飲酒清酒也漿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飲戴漿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祀之酒此用之者優賓也吳廷琦褚寅亮諸說注清酒指四飲中之清非指三酒中之清酒以周案吳褚說是

四飲清醬漿酏經云飲酒漿飲舉其二也周官酒人其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鄭注禮酒饗燕之酒飲酒會之酒

鄭元云飲酒設亏豆東會有酒者優賓也設亏豆東不舉也凡尊者亏左敖繼公云設亏豆東者不主亏飲且後用之故不欲其妨以周案此飲酒非三酒之酒楊信齋因此注言優賓遂謂酒非以漱口誤飲酒從正饌亏東漿飲從加饌亏鹵設亏豆東非示以不舉意飲酒亏祭正饌時祭之漿飲亏會饌時乃祭敖說後用亦非

鄭元云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此進漱也非為卒

會為將有事緣賓意欲自潔清酒在東漿在鹵是所謂左酒右漿蔡德晉云觶即觚所實酒觶漿飲即肯俟亏東房之漿飲江筠云經云執觶豐以進則是一手執觶漿飲一手執豐也若此觶為酒觶而又別有漿飲如何一手可執且肯祭正饌時已祭飲酒亏上豆之間矣何下文又云坐祭乎則此觶明是盛漿之觶所謂其豐即盛漿觶之豐也以周案左酒右漿弟子職文肯飲酒右執觶左執豐設亏稻鹵飲酒從正饌亏東漿飲從加饌亏豆東此漿飲執觶與其豐設亏豆東是所謂左酒右漿也蔡氏誤會鄭注以此觶為酒觶誤右飲酒漿飲

鄭元云士昏禮皆會以涪醬皆會黍也以用也用口歠涪用指咂醬敖繼公云皆會謂一飯也以涪醬皆謂咂之再飯三飯皆會舉不復以涪醬矣以周案公會禮賓三飯以涪醬鄭注每飯歠涪以肴擩醬會正饌也是再飯三飯皆用涪醬矣且涪如何咂敖說不可從

賈公彥云特牲少牢祭舉會舉乃飯昏禮先會黍乃祭舉者彼九飯禮盛故先會舉以道會氣昏禮三飯禮略不須道也特牲少牢尸會時舉肴皆言次弟公會不言者任賓取之優賓也以周案士昏云皆會以涪醬皆祭舉會舉也謂會黍者皆祭舉會舉玩經文也字義是鎔

綜之文非先後之序疏謂特牲少牢先會舉乃飯誤說詳饋會禮門鄭注公會云每飯以肴擩醬會正饌三飯而止君子會不求飽亦明每飯會舉也賈疏謂任賓取之亦非注意　又案士昏禮鄭注皆會黍不兼言肺肴為下別言會舉也方望溪以皆會為會黍肺肴則下文贊奠祭肺與舉時祭肺異上文祭薦黍稷肺所謂祭肺也此云祭舉謂祭所舉肺肴嚌之此與特牲禮尸受肺肴振祭嚌之乃會會舉正同方氏謂會時再祭肺更無別白方說本不足辨為近人多惑其說故并言之

鄭元云賓三飯以涪醬每飯歠涪以肴擩醬會正饌也

不言其肴優賓胡培翬云或以此經但云以湆醬不言
會肴為疑褚氏云諸禮凡會飯無不會舉者故注云然
案周官司儀會禮有舉數以次鋪之大夫當三舉則會
舉明矣以周案上經云賓擁簋粱以降是三飯會簋粱
也鄭注卒會會飯云此會黍稷則初時會稻粱是也稻
粱湆醬皆公所親設故賓先會之凡會飯無不會舉褚
說是皆禮同牢皆會以湆醬皆祭舉會舉也謂會黍者
皆祭舉會舉凡一飯一舉故鄭注上公九舉云九飯
凌廷堪云凡公親臨會必辟之公會禮賓初會降辟公
公許賓升公揖退亏箱又賓卒會同以周案曲禮云客

若降等辂會與辟主人之親臨己會也不獨公鄭
注公會禮云必辟者為其尊而親臨己會侍會贊者之
事
鄭元云賓卒會會飯三歠己會會飯三歠三漱漿也會飯謂
黍稷也此會黍稷則初時會稻粱敖繼公云鄙者三飯
乃歠此凡三歠葢九飯也會加飯而歠漿則此所歠者
其酒與滅簋飯亏會而會之故云會飯江筠云凡尊者
亏左此陳設左酒右漿則酒明係不舉故謂賓用漿酌
口也上文宰夫設黍稷云啟會稻粱不言啟會故會飯
為黍稷敖氏說非

鄭元云賓卒奠不以醬湆不復用正饌也初時奠加飯用正饌此奠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湆者湆或時後用楊復云用庶羞經無其文若可疑者據下文上大夫庶羞酒歠漿飲庶羞可也注云亏奠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奠庶羞可也以彼證此則奠會飯有三歠亦奠庶羞盛世佐云上文以湆醬據其用之序言此既不用之故惟據所設之序而言注疏非以周案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粱庶羞賓初奠加饌之稻粱則用正饌之俎豆卒奠正饌之黍稷則用加饌之庶羞具詳凌氏釋例楊盛二說皆通右奠

凌廷堪云凡祭皆亏籩豆之閒或上豆之閒亦有不亏豆閒者公奠禮賓祭正饌上鉶之閒祭賓祭加饌取粱卽稻祭亏醬湆閒醬本豆實大羹湆實亏鐙注瓦豆謂之鐙則醬湆閒亦豆閒但非寿所祭上豆之閒曰唯公奠祭鉶亏上鉶之閒為异有司徹尸祭鉶亦亏豆祭以周案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粱庶羞凡祭必亏近席之正饌凌氏所云祭亏籩豆之閒或上豆之閒皆正饌之近席者也公奠禮祭鉶亏上鉶之閒為上鉶正饌近席也取粱稻祭亏醬湆閒為醬湆正饌中席也粱醬湆皆公親饌不祭亏粱稻閒粱稻雖近席

非正饌也祭歠酒亏上豆之閒歠酒雖正饌不中席也
賓祭加饌贊者辯取庶羞之大授賓賓受兼壹祭之經
不言其所注云祭亏臑臐之閒無據敖氏謂祭亏醬湆
閒較為近之
鄭元云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亏醬湆閒不亏豆祭祭
加豆亏加張爾岐云醬湆不舉言加注偶誤粱是公所
親設醬湆亦公設是饌尊處故祭粱不亏豆而亏此互以周案粱醬湆皆公親饌賓祭粱不祭醬湆大粱也大粱宜亏粱閒祭今祭之醬湆閒者為醬湆正饌中席也粱加饌其閒無祭例

鄭元云贊者辯取庶羞之大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一一受之而兼壹祭之庶羞輕也自祭之亏臑臐之閒以异饌也敖繼公云賓亏黍稷牲肺皆壹祭之特亏此發之互祭不言其所亦亏醬湆閒可知褚寅亮云贊者所授賓祭者三正饌則黍稷也曰辯以授賓祭之是黍稷總授賓總受而總祭也故曰辯以授亏三牲之肺也曰辯取之壹以授賓賓受坐祭是三次授賓三次祭也故不云辯以授加饌亏庶羞之大則曰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是大亦逐一授賓賓則逐一受之而總祭之也故云兼立文不同注據經為解不可破正饌豆

實祭亏上豆之閒大是加饌豆實宲祭亏加饌上豆之
閒注云祭亏臑膮閒亦是也祭漿歠亦亏是處可知以
周案褚說壹以授棄壹祭較敖為長敖說祭亏醬涪閒
較鄭為當凡祭必在近席正饌之所祭粱稻亏醬涪閒
是祭加饌之通例
敖繼公云祭漿歠亦亏醬涪閒褚寅亮云亦祭亏臑膮
之閒以周案漿歠豐設亏稻鹵實祭稻粱亏醬涪閒祭
漿歠亦亏醬涪閒可知玉藻云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俠
卑而此乃祭漿者臣禮也故鄭注云臣亏君則祭之
鄭元云魚腊醬涪不祭非食物之盛者敖繼公云魚腊

屬亏牲醬屬亏豆涪屬亏鉶故此雖設之亦不祭葢已
祭其大則略其細也以周案魚腊醬涪非食物之盛凡
食不祭通例如此言之者嫌醬涪為公親設或亦祭也
大羹盛之亏鑑鉶羹盛之亏鉶此涪大羹涪也上云大
羹涪不和實亏鑑注云瓦豆謂之鑑則涪亦豆屬非鉶
屬以陳設之次言之公先設醬宰夫乃薦豆公先設涪
宰夫乃設鉶是豆屬亏醬鉶屬亏涪亦不尋云醬屬豆
涪屬鉶敖說非
孔穎達云敵者其食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
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君以客禮待之則君命之祭乃

敢祭賈公彥說儀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云云注謂
君與之禮食卽玉藻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
祭此文不具也若臣嘗食不辱云禮食亦不辱祭故鄭
注玉藻云侍食則正不祭是也褚寅亮云君若客之則
命之祭卽玉藻肩一條是也若不以客禮待之而適無
嘗食者則儀禮君祭先飯云云是也若有嘗食者則儀
禮若有將食者云云及玉藻若有嘗羞者一條是也儀
禮視玉藻少客禮待之一節玉藻視儀禮少不以客禮
待之而無嘗食者一節參攷始備以周案公食禮為客
禮之正玉藻言命祭是客禮之次士相見禮及論語言

君祭先飯是侍食常禮客之之禮有先飯後食之異者
以無嘗羞與有嘗羞之別也玉藻孔疏分若有嘗羞以
下為不以客禮待之說不可從正食之禮以膳宰為主
人客之之禮已無膳宰矣而有嘗羞者侍食常禮又無
嘗羞者矣故臣必先飯說論語者以君祭先飯為客之
之禮亦不可從或云先飯以膳宰自尻此為避客禮或
云先飯為無膳宰柱旁有膳宰可不先飯或云不論有
膳宰與否而以先飯為合禮或云不以客禮待之可不
先飯夫子於常禮有加諸說竝非右祭

盛世佐說士相見禮偏嘗膳飲而侍下有君命之食然

後會七字似衍文夏炘云飯嘗畢則以酒漱口而飲而
侯若已會然故必君命之會然後會也以周案玉藻先
飯辯嘗羞飲而侯下亦云君命之羞命之品嘗之文與
此同當從弢甫說右命會
經公會大夫禮無樂周官樂師饗會諸侯序其樂記郊
特牲又說春饗孤子有樂秋會耆老無樂以周案記據
春饗秋會為義孤子耆老互文春亦饗耆老詳學禮門
春饗耆老亦有樂見文王世子篇春行饗禮有樂秋行
會禮無樂此據四時常禮言也若國家有朝聘大賓或
會或饗自有定制既不拘其春秋又何阻亏有無樂乎

公會大夫禮無樂自如四時常禮其會朝聘之大賓禮
自有殊天子會諸侯諸侯其禮更有不同故公會大夫禮無
樂而樂師云會諸侯序其樂公會大夫禮亦無舉數而
大行人云上公會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右樂
孔穎達云玉藻所會不客故君既徹之後執飯與醬乃
出授從者若君與己禮會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己之從
者也故公會禮賓坐取粱與醬以降卤面坐尊亏階卤
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
客若降等卒會客自壽跪徹飯齊以授相者注云相者
主人贊饌者若賓主敵者則徹亏卤序端故公會禮大

夫自相會徹亏卤序端注云亦親徹是也以周案公會
禮為賓禮故取粱醬以降尊亏階卤以示親徹不必出
也玉藻為侍會常禮故親羞飯醬以出不敢如賓禮尊
亏階卤鄭注玉藻云會亏尊者之寿當親徹也注公會
禮云示親徹也不以出非所當尋注意自明孔疏偵倒
說之非右徹

受業海甯許克勤仝校

鄭元云公會禮主國君以禮會小聘大夫之禮賈公彥
云下別言會上大夫之濛故知此據小聘大夫聘禮據
侯伯之大聘因見小聘公會據小聘後言大聘互見為
義此篇序在聘禮之下是因聘而會之以周案天子有
會諸侯之禮大行人云上公會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
五舉是也諸侯相朝有相會之禮掌客云上公三會侯
伯再會子男一會是也諸侯亏本國之臣亦有會禮左
傳魏絳和戎晉侯與之禮會是也此篇主言諸侯會聘

賓尸及大夫相食之禮聘禮所云公亏賓壹食再饗大夫亏賓壹饗壹食是也樂記言食三老五更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此不親割不設樂執醬而不執爵益食禮之中亦有隆殺焉

萬斯大云食視爵饗為輕凌廷堪云食重亏爵食公自為主人爵宰夫為主人食禮有幣爵禮無幣食行亏廟飯行亏寢食牲用太牢爵牲用狗以周案凌說是食以飯為主行亏廟亏學亦亏寢爵以歠為主行亏寢而無行亏廟學

鄭元云戒賓賓從朝服即位亏大門外亏是朝服則初時元端敖繼公云拜命之時賓固朝服矣亏此乃箸之者明其與聘服异以周案褚氏申鄭韋氏申敖當以鄭義為長詳見射禮門

鄭元云即位具主人也敖繼公云賓即位而主人之有司乃具張爾岐云即位具主人之人具者待賓之物秦蕙田云上言賓即位則此為主人可知也以周案敖氏以即位仍屬賓言非郝氏又連上文如聘即位為句尤誤

鄭元云宰東夾北宰夫之屬也敖繼公云宰太宰也東

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胡匡衷云宰謂內宰周禮內宰職曰凡賓客之禮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是賓客之饗食內宰有事焉諸侯禮亦同也經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若以宰為太宰則諸侯大宰是上大夫何以不佐于東夾南而佐于東夾北據下云內官之士在宰東北注以內官之士為內宰之屬則此宰明為內宰可知以周案下宰右軓鐙注宰謂太宰本誤敖氏因以此宰亦為大宰尤誤東夾北說詳宮室門及後圖說

鄭元云介門內北面內上內上自統于賓也然則承擯

以下立于士內少進東上敖繼公云上擯則隨公而入立于階下承擯紹擯亦隨入立于士東以周案當從注聘氏云上文士立于門東北面內上承擯是大夫尊于士宜在士之上若立于士東則反在下矣敖說非

鄭元云公立于序內示親餼賓立于階內不立階上以主君離陀也敖繼公云階內內階上之內也公不立于陀階東者公尊也褚寅亮云公立于序內依注示親餼之義為長賓之位本在內階內不因公立序內之故此則敖義為長

鄭元云士羞庶羞皆有大益牷豆如宰如宰如其進大

羹涪右觭豆左觭葢敖繼公云言觭亏葢豆之閒見其
兩觭也郝敬云葢豆上葢自門外入蔽風塵也觭豆如
宰謂右觭豆左觭葢與宰觭鐙同以周案舊讀葢觭豆
如宰五字句郝氏讀觭豆如宰為句葢字別為句未是
觭字遐在葢下明豆與葢兩觭之經有此例
鄭元云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鹵階庶羞多羞人不足
則相授亏階上復出取也賈公彥云庶羞十六豆羞人
不足故先至者反取之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亏稻南
其人不反則此云先者反之謂弟二已下為先者也敖
繼公云先者即觭膾豆者也既設膾豆則以次受其餘

亏鹵階上而設之反者既往而復來之辭以周案先者
反之注疏指盡階之騰羞者言敖氏指堂上之設羞者
言細玩經文此總論進庶羞之事下又分別言之反之
之濃兼下二者乃備張皐文胡竹村謂反之有反取之
階上者有反取之門外者下文先者一人升設亏稻南
是反取之階上者眾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是反取之
門外者其說甚是但先者一人先者句絕其文上承先
者反之下賅一人升設及眾人騰羞者眾人對一人言
非眾騰羞皆後者也故鄭注先者反之以眾人騰羞者
言而賈疏因謂先者一人不返斯謬矣鄭注眾人騰羞

者盡階不升堂授云授授先者一人則一人雖不反至門外亦必反亏階上明矣敖氏以先者反之爲卽先者一人遂疑經文失次盛氏因謂先者反之當在升自阼階之下尤誤

鄭元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鄉立序內侑也受束帛亏序端敖繼公云受束帛亏東箱以周案敖說非鄭元云卒酹拜不北面者辭亏辭敖繼公云卒酹亦拜亏階鹵不亏階東又不北面皆變亏初褚寅亮云既尊亏鹵階鹵乃進至階東東面拜凡鹵階下之拜無有在階鹵者敖氏肊說不可從注專對沒霤北面之拜言

鄭元云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亏賓館卷猶收也無邊之辭也歸俎者實亏篚它時有所釋故敖繼公云以其俎與其實歸之方苞云卷者振取俎實而置亏篚也敖說非

敖繼公云大夫相酹降堂受授者升一等中等相授昇亏士也大夫之階亦惟三等亏此見之矣攷工記言天子堂崇九尺以是率之則公侯伯七尺子男五尺大夫士三尺以周案敖說與禮器文違固不可信然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受者降堂授者升一等是開三等相受未免太遠矣胡氏云一等或三等字之譌

鄭元云卿擯由下不升堂也上贊下大夫也上謂堂上
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為名郝敬云卿擯侟卿之擯
侟卿則擯立堂下有事由下升以周案卿擯上擯也以
卿為之故曰卿擯郝說非曰擯曰贊曰卿曰下大夫曰
下曰上皆對文上下以堂言論語曰拜下禮也今拜乎
上右公侟禮

鄭元云曲禮進侟之禮儳侟也侟羹尻人左右明其近
也殽在俎胾炙在豆膾炙處外醯醬處內殽胾炙之外內也
近醯醬者侟之主膾炙皆在豆葱渫處醯醬之左言末
者殊加也渫在豆酒漿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皆用

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獻侟之禮其禮侟
則宻放公侟大夫禮云或說膾炙處醯醬之外醯醬處
膾炙之內其設之在左者侟皆近人其外殽胾外炙炙右
而酒在侟之左在右者羹皆近人其外胾胾外炙炙右
膾膾內醯醯內醬而漿在羹之右侟與羹殽與胾之閒
葢容人耎弟子職曰羹胾中別胾在醬南其設要方以
周案曲禮所言是獻侟非禮侟鄭注是弟子職所言是
禮侟與公侟大夫禮合禮侟之籩中別容人其東正饌
四鉶在內六簋在外為一行六豆在內六俎在外為一
行其卤加饌豕臐牛炙醢牛胾在內醢豕炙醢豕胾在

外為一行牛腳羊臐醢牛鮨在內羊炙羊胾芥醬魚膾
在外為一行一行之中分內外其設固方合數行觀之
其設亦方糞會亦中別亦分內外記亏殽胾會羹坎言
左右亏膾炙醢醬對言外內分別言之正明其設要方
一如禮會也其內殽會在左胾羹在右四物各一器而
會羹為會之主故在內之內其外膾炙處醢醬之外醢
醬處膾炙之內四物皆用豆而醢醬為會之主故又在
外之內醢當依釋文作醢徐音海醢醬二物皆豆實公
會禮加餕十六豆有醢芥醬可證孔疏本作醢醬為一
物則其設不方未是藪淖亦豆實處未謂處庶羞之末

宜在膾炙之外與諸豆類設左酒右漿弟子職文葱渫
酒漿皆不在正餕中如注言俎豆祼陳非或說更謬
鄭元云主人延客祭延道也客若降等則先祭孔穎達
云敵客則尋自祭不須主人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
祭道之已乃從之以周案注云客若降等則先祭謂主
人先祭也先祭禮輕禮經君賜之會則君祭先飯亦謂
以降等之客禮之記云主人延客祭謂以敵者之禮客
之延祭者道之使祭非謂主人先祭玉藻君賜之會而
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亦謂以敵者之禮客之命祭
延祭垈為不先自祭所異者延祭授以道之命祭不授

旨注云客若降等明主人延祭非降等客也玩若字自
見記文上言客若降等執會興辭與此本不相關此猶
凡與客會者一節自主人與客讓登以下皆言賓主通
禮不關上文降等之客也疏誤會記文遂致誤疏注義
下文主人延客會載同
賈公彥云一口謂之一飯手三取飯謂之三飯一飯三咽
有飯數一手謂之一飯以周案古者飯以手凡禮會
孟子三咽然後旨有聞目有見明一飯之節也禮器云
天子壹會諸侯再大夫士三此明一飯之會數有三種
少儀記飯法曰小飯而亟之數噍是一飯不可大佹一

口也大佹一口是放飯矣賈疏未是孔疏以天子壹會
諸侯再為告飽亦誤禮會告飽未有在三飯肯者
鄭元云三飯主人延客會載然後辯殽先會載後會殽
載切肉 殽骨體 殽尊也凡會殽辯亏肩會肩則飽也孔穎達云
三飯三飧也公會禮三飯以涪醬注云每飯歠涪以殽
揣醬會正饌也案彼文是三飯但會醬及它饌而未會
載故三飧竟而主人道客使之會載也所以至三飧後
乃會載者公會禮亦以載為加故鄭注云會正饌正饌
則非載也賈公彥云曲禮注云大夫士與客燕會之法
其禮會宜放公會大夫禮云若然此為禮會故先會殽

彼大夫士與客爨會則先會歠故不同以周案殽之體
骨非一三飯之時已以殽擩醬會正饌而不會歠三飯
既竟主人延客會歠既會歠然後辯及殽之未會者會
歠之肵非不會殽也特未辯耳辯殽自枉會歠之後鄭
君网注不惟不相背而實以相足賈疏不及孔疏為長
然孔疏又云公會禮三飧竟起受漿漱口受束帛之物
升降禮畢方還坐會取飽不云延客會歠與此异此說
亦非卿大夫會禮當有三舉其會歠辯殽之節當與曲
禮所言不异禮經不言文略耳以特牲少牢禮推之可
知也注云會殽辯亏肩亦據此二禮言

鄭元云客不虛口俟主人也虛口謂酳孔穎達云酳隱
義云飯畢蕩口也案公會禮雖設酒優賓不尋用酳但
以漿漱口而已此私客故用酒以酳以周案對文用漿
曰漱用酒曰酳散文酳亦謂漱口隱義是孔疏非凡禮
會酒漿竝設尊者用酒其次止用漿此爨會禮輕止有
漿不設酒故公會禮有酒注以為優賓
鄭元云無放飯去手餘飯亏器中人所穢孔穎達云謂
弃餘亏篚無篚弃餘亏會以周案鄭訓放為去餘卽士
虞禮所謂播餘也但士虞禮尸播餘亏篚是器祭變禮
鄭彼注云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亏會是也

會敦益吉時無筐故播餘亏會罌祭播亏筐非常禮孔
疏不辨常變异禮反以播餘亏筐為正失之鄭君意曲
禮當以摶飯放飯對文皆謂手中餘飯也手有餘飯不
摶取而并會之亦不反歸亏本器中為禮會宊播餘亏
會也

鄭元云毋摶飯為欲致飽不謙以周案摶飯者取而摶
之不會放飯者大會之也呂氏春秋愼大篇襄子將會
摶飯有恐色謂取飯不會而有憂也國語佗尋飯尋古
摶字方言摶取也字亦作擊摶飯摶飯一義少儀云毋
放飯小飯而亟之謂不可大會當小口會之也孟子放

飯與流歠竝舉朱子云放飯大飯謂會之放肆而無所
節流歠長歠謂歠之流行而不知止實較鄭注為長摶
飯近亏憂放飯流歠近亏蕩咤會齒骨近亏忿
白虎通義云王者日四會平旦會少陽之始也晝會大
陽之始也晡會少陰之始也莫會大陰之始也論語曰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
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曰莫會復禮士也庶人會
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飢即會飽即佗故無
數或說諸侯三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凡三飯或
說魯自有四飯故有四飯之名其不記初飯者蚤不及

也或說初飯不侑食無其官也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則天子四食而平旦無樂也或說亞飯三飯四飯是一食中之節以周案玉藻云天子皮弁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鄭注云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天子諸侯朝日中夕三食經有明證白虎通義又有餔食說文餔申時食亏經未聞以之解論語四飯屬牽勞論語亞飯三飯四飯自是一食之節後說最是無初飯者初飯正食不侑無其官也玉藻云君未覆手不敢飧鄭注飧勸食也飧以勸君之飽君食未畢無待勸臣不敢飧亦卽正食不侑之意也玉藻又云君既食又飯飧者三飯也既卒也卒食謂卒正食正食隨意取飽本無飯節故不曰初飯既正食後飧之以三飯合肯正食爲四飯正食不侑亞飯則一侑三飯則二侑四飯則三侑故大司樂云王大食三侑王平居自食三侑而止故臣之飧君亦三飯而止是則人君平居燕食止有四飯之禮而其侑食之官止有亞飯三飯四飯無初飯亦無五飯六飯可以玉藻大司樂徵之亦非殷國劉楚楨駁後案自昧昧耳

鄭元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

公彥云士大夫既不分命數為尊卑則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姚文田說曲禮三飯延客食胾王藻飯飧者三飯也公食禮三飯以涪醬則論語之亞飯三飯四飯是一食中之儀節天子諸侯日舉以樂則有三侑初飯不舉有侑亞飯三飯四飯各一侑以周案姚氏解論語是已其牽合諸文仍未舉也特牲少牢禮之九飯十一飯及鄭注之十三飯十五飯為祭祀饗尸之數公食禮及曲禮之三飯為禮食告飽之數論語之亞飯三飯四飯為平居侑樂之數玉藻之飯飧三飯為褻食勸飧之數褻食之禮玉藻亏飯飧曰三飯亏正食曰君未覆手不言其節是褻食之初飯本不拘定多少隨意取飯將飽而止覆其手以示不食臣下飧之又三飯與平居自食禮同其禮食之飯數無明文

鄭元云天子壹食諸侯再大夫士三謂告飽也食力無數謂工商農以周案禮經三飯告飽與此大夫士三文相合故鄭遂以此為告飽其實告飽後又飯飧皆枉正食後玉藻其顯證此乃明禮食一飯之節也每飯天子壹食諸侯再食餘播亏會大夫士三食而後播餘天子諸侯禮食飯數多故食畢大夫士禮食飯數寡故食必多禮不下庶人故每餐無飯數每飯無食數

記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
日少牢朝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醙諸侯朝服以食
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朝月少牢五俎四簋周
官膳夫凡王之食饋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
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二十甕王日一舉鼎十
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王燕食則奉膳贊祭鄭元云
進物亏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餕也殺牲盛饌
曰舉王日一舉謂朝食也后與王同庖牢鼎九陪鼎三
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朝
之餘膳所祭者牢肉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為三牲備

亏玉藻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
子與諸侯等禮數不同難以據也當以經為正或說周
官黷亂之書不足據當以玉藻為正若日食大牢則朝
月何以加之或說天子宴享備物日食大牢月朝當兩
大牢或謂王日一舉當是少牢玉藻云至亏八月不雨
君不舉君以諸侯言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是特牲
少牢皆可偁舉何必大牢但經文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當有三牲故先儒以大牢解之竊疑王日一舉原文在
物皆有俎之下以周案一書有一書之例不可據它書
泊之周官亏正月之外又有正歲正月為周正正歲為

夏正此與諸書異者也十日謂之吉日亦謂之浹日吉日猶元日也盧注月令元日云甲至癸蔡邕注同許注淮南子元日云從甲至癸高注呂覽同黨正之吉日讀灋謂自甲至癸十日即所謂縣灋象魏浹日而斂是也冢宰大司徒大司馬皆云浹日先鄭注從甲至甲凡十日浹日猶云浹旬也葢古人計日主十干內則云教之數日盧注云日甲至癸也虞書正日亦謂正甲至癸周官言日曰三日曰十日曰旬有一日舉日必言數其單言日者多指甲至癸言不特吉日浹日為然也宰夫歲終正歲會月終正月要旬終正日成上言旬下言日日

卽旬也故司會云以參互考日成凡日成皆亏旬終計之非日日計也此云王日一舉齊日三舉皆據一旬而言日一舉旬一大舉也與玉藻日視朝日少牢之日异故其所言牲數亦與周官不同齊日三舉謂散齊七日二舉致齊三日一舉日三舉旬三大舉也日舉卽大司樂之大祭祭則恆居常祭也饋則祭祀之祭也膳夫備記饋舉奠祭三禮與內饗同內饗云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卽此所謂奠祭也又云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卽此所謂日舉也又云邊百羞醬物珍物以侯饋卽此所謂饋也奠居之祭玉藻為詳

日舉之會膳夫為備鄭注以醢人王舉共醢六十甕醢人王舉共醢六十甕與饋醬數合遂以饋舉為一禮本誤又以日舉為朝會奠會為日中與夕之會更誤後兩說尤穿鑿不待辨　又案古者一歲之首謂之歲洛誥所謂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鄭注歲成王元季正月朔日是也一月之首謂之月一旬之首謂之日國語所謂月祀日祭是也王朝月必舉故有月祀日必舉故有日祭諸侯朝月亦舉故亦有月祭國語云諸侯舍日謂不日祭為無日舉之禮也日祭謂亏一旬之首祭之記云祭不欲數日日祭數甚矣日舉侈甚矣右奠會

鄭眾云飧夕會也春秋傳曰飧有陪鼎鄭元云飧客始至致小禮也會不備禮曰飧或云毛傳飧會曰飧賓即次未舉火先以飧饔之名曰飧以周案夕會為飧之本義古人日會盛夕餕日之餘亏禮殺矣故不備禮曰飧飧牽之飧自當以後鄭之說為正牽謂生牲飧則無生牲且雖有腥而以飪為先其禮具見聘禮鄭注云飪飧也又云新至尚飧毛傳之義與鄭兩通右飧

鄭元云內則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荁堇類也冬用堇夏用荁枌榆免薨乾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孔穎達云士虞禮記注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與

此不同者此經堇葸相對故冬堇夏葸士虞禮葵葸相對故夏葵冬葸所對不同故注有异免蒙亏周禮據肉為言熊氏皇氏皆云文承堇葸枌榆之下據堇葸等義或為然以周案士虞特牲記竝言葸鄭注不舉故岐益此冬夏字互誤爾夏用生堇滑亏乾也冬用乾葸滑亏生也士虞注云葸乾則滑特牲注云葸乾之冬滑亏葵是冬宜用乾葸鄭已明著之矣冬用乾葸則夏自用堇若葵可知孔疏失之　又案爾雅釋草堇有二種齲苦堇詩禮之堇也茶堇草音語之置堇亏肉卽今附子也葸似堇而葉大見釋文免蒙據堇葸等玩士虞注自見

說文無免字讀若挽挽子新生

周官庖人春膏香夏膏臊秋膏腥冬膏羶鄭眾云膏香牛脂膏臊豕膏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膏羶羊脂鄭元云膏腥雞膏也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以周案杜注臊犬腥豕羶羊本內饔職為文春膳用中土牛膏夏膳用秋金犬膏秋膳用冬水豕膏冬膳用春木羊膏又本月令為義夏雞無膏故不用後鄭據伏生洪範又行傳為文腥為雞膏別無可證雞木羊火與月令不可通說詳所箸禮說右膏滑

凌廷堪云凡庭洗設亏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凡降洗降盥皆壹揖壹讓升凡賓主相敵者降則偕降以周案凡賓主人之盥洗皆壹揖壹讓升賓中有賢者亦壹揖壹讓非正主人不讓爵大射是爵大夫射宰夫為主人非正主人故不讓祭禮亏尸賓之正獻揖讓酬酢不揖凡賓主人降則偕降不論敵者惟君尊不降爵大射是奉君命尊亦不降聘禮是君亏其臣亏聘賓雖降盥亦不就洗公食禮是

鄭元云鄉歙禮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東行示情敖繼

受業元和胡玉縉
子　家驥　仝校

公云進者少南行也東北面鄉主人以周案時賓在卤
階下遠云洗故東行乃旋北面辭洗下云賓復位當卤
序序為東卤之節則賓進為東行非南行可知敖說沿
楊圖之誤
敖繼公說凡盥洗云洗南者皆北面鄉歃酒禮賓東北
面盥疑東行文盛世佐云主人在洗北沃盥者在洗南
故卤北面沃之傻也今賓在洗南沃盥者在其右故賓
方盥洗東北面邪鄉之程瑤田云主人阼階東南面辭
洗賓尊齊云篚與對其對也必少卤云洗乃舉賓主相
對及主人復位賓復少東行然後北面盥以周案程說

近是
敖繼公說鄉歃禮主人適洗南面坐奠觶云篚下篚南
肆南為下主人亦北面奠之南面坐云洗北乃奠觶云
篚南不敢由傻以周案鄉歃主人南面坐奠觶云篚下
謂篚北鄉射賓北面坐奠觶云篚下謂篚南敖說非
楊復云鄉歃二篚上篚觶三觶一獻賓獻遵獻工皆昇
觶三也主人取觶酬賓一也下篚觶四一人舉觶為旅
酬始一也可正舉觶二也二人舉觶為無算觶始四也
敖繼公云下篚觶三盛世佐云冀禮二篚皆在堂下一
盛諸臣歃器一盛君歃器而無堂上篚者堂上篚以盛

豋奠禮輕不用豋也以周案鄉飲鄉射堂上堂下皆有
篚奠禮大射特牲少牢僅有堂下之篚特牲記下篚實
豋二是下篚亦盛豋不獨堂上為然特牲記又言下篚
實四觶鄉飲亦宜然無算豋所取之觶非即旅酬所奠
之觶敖盛說非凌氏釋例云凡堂上之篚在尊南東肆
堂下之篚設亏洗南肆
禮家說洗有北洗南洗有北洗在中庭北洗在房中蕭
斯大說士冠陳器第云設洗直亏東榮燕北堂別置洗
之文賓醴冠者贊者洗謂就中庭之洗洗觶不在北堂
贊者洗句亏房中屬下讀江筠說特牲少牢云主婦盥

亏房中洗亏房中俱是北洗而其陳器皆止云設洗亏
陀階東南亦不及其在房中者不舉執以相難且亏房
中實下經燕此句讀以周案從江說 右洗篚
凌廷堪云凡設尊賓主人敵者亏房戶之閫君臣則亏
東楹之卤埶兩壺有元酒有禁凡醴尊皆設亏房中側
尊燕元酒以周案士昏禮尊亏房戶之東不在房卤戶
東之閒聘禮記醴尊亏東廂禮運云醴酸在戶
賈公彥云少儀尊壺者面其鼻鄭注鼻在面中言鄉人
也此據燕禮鄉君言少儀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鄉
飲酒尊兩壺亏房戶之閫元酒在卤鄉射尊亏賓席之

東冏壺斯禁左元酒鄭注設尊者北面鹵曰左此據酌
者北面言孔穎達云糞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鹵自北
鄉南陳之酌者在尊東鹵鄉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面
有鼻鼻向君示君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卿大夫糞
則設尊亏房戶之閒東鹵剞尊尊面鄉南酌者鄉北以
鹵為上尊時主人在阼賓在戶牖閒夾尊示不敢專惠
也以周案燕禮大射尊鼻面東酌者鹵面鄉尊元酒在
左為上尊鄉飲鄉射尊鼻面南酌者北面鄉尊元酒亦
在左為上尊少儀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
其鼻本為通例賈孔二疏皆失一偏右尊

鄭元云席南鄉北鄉以鹵方為上東鄉鹵鄉以南方為
上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坐在陽則上左坐
在陰則上右孔穎達云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
不然江永云此謂室中布席之瀘鹵上統亏奧南上統
亏堂凌廷堪云凡設席南鄉北鄉亏神則鹵上亏人則
東上東鄉南鄉亏神則南上亏人則北上曲禮正相反
不足信注疏因曲禮之文附會以就之以致禮之通例
無定以周案布席有堂室之分曲禮所言是室中設席
之瀘室以奧為主奧在鹵南隅南北鄉鹵上東鹵鄉南
上皆統亏奧也禘祫之祭太祖位奧東鄉昭穆之位自

鹵而東是南北鄉以鹵為上士昏禮御媵衽席北止是
東鹵鄉以南為上婦饋之席統亏舅姑是南鄉以鹵為
上皆其證若士昏禮改筵奠禮筵賓設卿席大射賓席
卿席小卿大夫席皆南鄉經云東上大射工席諸公席
皆北鄉經亦云東上此言堂上布席之濮鄭注聘禮禮
賓注鄉飲鄉射賓升席自鹵方埽云賓升由下未嘗附
會曲禮文東鄉鹵鄉以南方為上堂與室本同故鄭注
鄉飲記云主人介席南上升自下降由上依曲禮文為
說大射儀小卿賓鹵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
則北上此以大夫之席繼小卿皆宜南面東上若南面

不容繼而東面則以北為上東面北上與南面東上同
禮皆以左為上明其相繼也此與通例鹵序之席東面
南上異故特云則北上以別之鄉飲記云立者東面北
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又云若有諸公則大夫亏主人
之北鹵面主人之贊者鹵面北上堂上無贊者席此明序立禮
本非布席之濮凌氏皆誤據之

鄭元說鄉飲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席南
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經主人自席寿適阼階上者啐
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敖繼公云升降皆由下經
主人自席寿適阼階上是其降未必皆自南方記乃云

凡何與褚寅亮云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正也降亦有時而從下由堂也東鄉南鄉之席以南方為上則降從南方為正今既啐酒亏席末則身在北矣故即由堂從北而降轉過席南以適阼階注云由堂明本非正也敖氏謂升降皆由下反以此從北方降為正非也後介不啐酒而自南方降席則從降由上之正矣敖氏乃云由堂尤非介身在席中並非在南此堂何從生乎以周案記云登席不由南為躐席故升席必由下降席可以由堂故賓降自鹵方適鹵階堂主人自南方適阼階堂啐酒亏席末其身在北因從北方降亦由堂鄭意如此鄉

射注云賓升降皆由下明其它降不由下皆由堂也褚說降以由上為正又過泥記文

孔穎達云曲禮毋踏席踏猶躐也席當從上而升從上為躐席也熊氏以為踏席謂從上升玉藻所云者自是不由席南升與此別案鄉飲酒云賓升席自鹵方注云升由下也彼謂近主人為上故以鹵為下凡席皆升自下降由南朱熹云曲禮是眾人其坐一席以南為上後為下正與玉藻義同鄉飲乃是特設賓席一人之坐故以鹵為下與此異以周案踏躐古字通用鄭注踏席躐席丛曰升席必由下明其義同也升席不由南

為躐席不由堂者不由下則堂猶下也升先由下故下謂之堂與畫卦由下下堂而上後同熊氏分由下由堂為二固非朱子說堂上後下亦誤鄉飲酒升席自鹵方亦是由下孔疏非朱子說亦未是

賈公彥說曲禮席南鄉北鄉以鹵方為上鄉飲賓升席自鹵方注云升由下以賓統主人以東方為上也凌廷堪云凡賓升席自鹵方主人升席自北方鄉飲注據鄉射經文賓席東上而言鄉飲記注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據曲禮而言皆因文釋之非禮之通例以周案鄉飲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介升席自北方見

亏經記舉之以明例則經賓降席自鹵方亦通例矣鄭注鄉飲記云主人介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以北方為下注鄉飲賓升席自鹵方云賓升降皆由下以鹵方為下凡升席皆由下主人席鹵鄉介東鄉皆以北為下故鄉飲鄉射賓酧主人主人皆升席自北方鄉飲酒主人獻介介升席自北方賓席南鄉鹵為下故鄉飲鄉射主人獻賓賓皆升席自鹵方凡降席主人介由上賓由下故鄉飲鄉射將立司正安賓及徹俎主人皆降自南方主人酬介介降席自南方鄭注鄉飲鄉射賓降席埶云席鹵鹵為下也

鄭元云鄉射眾賓之席繼而鹵未有所殊別敖繼公云明其以次而鹵眾賓之席亦皆不屬以周案鄉飲禮言眾賓有席鹵拜則席不與眾賓連屬甚明注疏失之賈公彥云賓席末荅拜謂亏席鹵南面非謂席上近鹵為末以其無席上拜濮也已下賓拜皆然敖繼公云席末拜示違其佐也不降席以其賤也盛世佐云降席而拜固是常濮但經既云席末荅拜與上文席末坐啐酒同卽史記之半膝席敖說為長以周案凡言席末者未離席也降席則離矣盛說近是但史半膝席不足為訓

右席

鄭元云疑讀為仡然從亏趙盾之仡疑立正立自定之兒賈公彥云禮未至故疑然自定而立以待事也若行禮之閒而立則云立不言疑立孔廣森說士賤疑立讀當如士相見篇不疑君之疑疑立者斜鄉舅姑立也亏君以不敢斜鄉為敬獻酬則必鄉所與行禮者為敬鄉飲酒賓鹵階上疑立鄉主人立主人阼階東疑立鄉賓立也以周案舊說疑立之疑讀若疑不疑君之疑疑若擬孔氏疑言以不疑君證疑立說自可通司儀云行人之儀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鄭注言常視賓主之胄

卻旅兩鄉之昆其義也但云亏君以不敢斜鄉為敬與
公食賓亏階卤疑立矛盾臣亦有不正其主面者矣
鄭元云主人三拜眾賓眾賓皆荅壹拜三拜一拜示徧
不備禮賈公彥云三拜眾賓眾賓各旅主人一拜主人
亦徧旅一拜敖繼公云三拜者旅拜之濾皆荅壹拜者
荅旅拜之濾此禮大夫士同之以周案鄭注示徧釋三
拜不備禮釋一拜三拜一拜不專為眾賓長三人言賈
疏誤然賈疏謂大夫尊故旅之而不備禮荅壹拜士賤
故旅之而旅備禮荅再拜是也敖氏以荅旅拜止壹拜
因改特牲禮再拜為壹拜更誤

麥廷堪云凡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報主人之酒謂
之酢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正獻既畢之酒謂
之旅酬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鄉飲鄉射記皆云
獻用爵而薦禮大射獻服不用散禮殺故
也酬禮用觶不用爵惟賓主人乃行之獻酒逮及賤者
如工笙獲者釋獲者祝佐食之類酢主人惟賓介及遵
者有之酬酒雖介遵亦無之尊賓之意也以周案主人
獻賓賓酢主人主人自飲以酬賓賓尊而不舉此其大
略也然其中亦有不同士昏禮婦舅獻之婦酢之姑酬
之婦尊之獻與酬異其人鄉飲惟賓備獻酢酬亏介則

獻酧而未酬亏眾賓則獻而不酧酬鄉射之亏眾賓亦
同聘禮有獻無酧酧燕禮宰夫為主人其賓酧主之後
主未酬賓而遂獻公樂工以下亦有獻無酧酬大射亏
賓亏公亏孤卿大夫夫未射之先獻之亏庶子左右正內
小臣之屬既射之後獻之亏服不亏獲者釋獲者射未
終時獻之凡酧皆賓親酌鄉飲鄉射介大夫授以虛觶
主人自實觶酧為賓卑不敢敵主人也士虞特牲尸酳
主人必祝酌以授之亦不親酌為尸尊不與主人為禮
也凡旅酬以酬獻觶獻酒逮及工笙獲者釋獲者及祝
佐食亥氏謂逮及賤者然鄉飲記主人之贊者不與無

算觶然後與射禮工笙獲者釋獲者亦不與旅酬鄭注
鄉飲云凡旅酬者少長以次終亏沃洗者皆弟長而無
遺矣賈疏云旅酬時未及沃洗則賤者不盡與獻與獻
者亦不盡旅酬凡旅酬先酬主人而特牲禮尸主人皆
不與尤為禮之殺
凌廷堪云凡獻酒皆有薦禮盛者則設俎薦脯醢在升
席先設俎在升席後凡獻酒禮盛者受觶亏席奠拜與
卒觶亏階上凡獻酒禮盛者則啐酒告旨啐酒亏席末
告旨則降席拜以周案主人獻賓介有設俎有不設俎
凌說禮盛設俎是已餘云禮盛皆誤當云凡獻酒賓介

受齪云席肯賓啐酒告旨介則否鄭注云祭薦祭酒嚌肺云席中惟啐酒云席末

凌廷堪云凡獻酒禮盛者受齪告旨卒齪皆拜酹主人禮殺者不拜告旨又殺者不酹主人以周案凡獻酒賓拜受齪拜告旨拜卒齪介不拜告旨眾賓不拜卒齪祭祀之尸如正賓賓如介故尸亦拜啐酒告旨卒齪有司徹賓侑不拜告旨特牲眾賓兄弟不拜卒齪禮經通例如此初無盛殺同一賓主人而禮有隆簡謂之禮盛禮殺此等為賓介眾賓通例初無盛殺可言

凌廷堪云凡禮盛者坐卒齪禮殺者立卒齪以周案主人賓介皆坐卒齪眾賓兄弟皆立卒齪此通例也特牲

少牢獻祝與佐食餕畢主人酳酹皆坐卒齪旅酬之舉觶膠齪皆坐祭遂卒觶與通例亦异凌氏以為禮盛旅酬無算齪立飲與通例异凌氏以為禮殺當已

鄭元云以齪拜者不徒佗言拜既齪者不徒起起必酹主人教繼公云以齪拜蓋指賓主介遵既卒齪而尊齪拜者也既拜而興則與飲已者為禮故曰不徒佗然此義失之盛世佐云以齪拜者謂凡尊齪拜訊齪興者也拜乃肯禮之節其意未必與後禮相通記乃合之以生不徒者謂起有所事無空起也如賓之告旨尊齪拜訊齪興是以齪拜也下卽云賓鹵階上坐卒齪是不徒佗

也其拜既虧亦然凡拜必尊虧記乃言以虧拜者拜畢
卽執虧興者謂之以虧拜不執以興者謂之尊虧拜尊
虧則有徒侴者矣如介酟主人主人坐尊虧亏卤楹南
介右再拜崇酒下云主人復阼階是其證也敖未知尊
虧以虧之分反疑記失豈不謬哉以周案尊虧拜者有
徒侴以虧拜者不徒侴此為通例不獨拜既虧為然鄭
注失之一偏敖說戛姊

敖繼公云鄉飲主人卤南面獻介介乃北面受虧則賓
酟主人主人亦北面受主人獻賓賓其東面受與盛世
佐云案儀禮圖受虧者皆北面敖云東面受非以周案

主人獻賓賓酟主人皆迺受主人卤北面賓東南面
鄭元云拜崇酒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敖繼公云崇重
也謂賓崇重己酒不厭其薄而飲之既也姜兆錫云崇
之言隆謝賓酟之隆施也以周案主人拜崇酒枉受酟
卒虧之後如敖說當拜亏賓告旨之時非經意也敖又
謂己自飲乃知酒之薄惡說尤迂曲拜崇酒者酒本己
物此重其酒自賓酟而拜之也姜說可從褒大射不告
旨主人之義不崇酒代公之義

凌廷堪云凡酬酒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舉觶胾虧亦
如之凡酬酒奠而不舉禮殺者則用為旅酬無算虧始

凡酬酒不拜洗以周案有司徹主人酬尸尸拜受虀主人酬賓賓拜受虀爵大射禮宰夫為主人酬賓賓拜受虀亏筵肯皆云受不云奠是酬虀相授受也又有司徹二人舉觶亏尸侑皆拜受虀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亏其長長拜受亏其佐皆云受不云奠是舉虀亦相授受也凡酬禮殺亏獻其虀用敵禮相授受不敵不授爵大射禮之酬賓有司徹之酬尸酬賓曰拜受曰拜送用敵禮也鄉飲鄉射主人酬賓及一人舉觶二人舉觶曰坐奠謙不敵也曰賓辭曰坐取曰坐受用敵者禮也辭謂辭奠取受互文取亦受也鄭注云舉觶不授下主人

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謙也鄭以下主人不授是不敵不授之證而坐受為自謙用敵禮特牲禮主人酬賓奠觶亏薦北賓坐取觶正同此例是又用敵禮相授受之證也取受取鄉觶而此亏賓言取介今文作賓受近儒辨取受之异多膠葛燕大射禮二人媵虀亏公進坐奠亏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此立文與諸經迥別乃所謂奠而不授者媵虀二人下大夫也公君也臣之亏君奠而不授正禮也故不云辭亦不云受獻賓後媵虀獻士後媵觚皆同此例凡敵者相授受不敵者奠而不授為禮經之通

例如昏禮壻氏尊圭皆然鄭注云卑者見尊尊摯而不授亦可互證方望溪謂鄉飲鄉射酬酸尊而不授以此觶不用不煩賓以親受奠則君賜故親相授受韋協夢謂鄉飲鄉射之旅酬賓主之故主人酬酸不授將以此觶舉旅也奠禮公主旅酬之禮故酬賓授受如常禮皆與有司徹不可通且主人酬賓固望賓之飲也如其說直虛僞耳凌氏釋例亏經文尤不可通云

酬酒禮之殺者為旅酬無算酸始亦誤

賈公彥說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二人舉觶為無算酸始

凌廷堪云亦有二人舉觶為旅酬始一人舉觶為無算

酸始以周案賈據鄉飲鄉射特牲為文凌云二人舉觶為旅酬始據奠禮大射有司徹文其云一人舉觶為無算酸始不足信其實奠禮大射主人獻賓後二大夫膦酸亏公獻卿後二大夫又膦酸亏公獻士後賓又膦觶

奠禮作觚亏公凡五舉觶特牲旅酬兄弟弟子舉觶無算酸賓子弟兄弟弟子又舉觶以是言之公旅酬五膦酸無算酸不舉觶大夫士旅酬一人舉觶無算酸二人舉觶大夫祭禮有尸與侑旅酬亦二人舉觶與士禮异無算酸兄弟之後生與賓一人各舉觶亦二觶與士禮同

鄭元云鄉飲使二人舉觶亏賓介若有大夫則舉觶亏

賓與大夫敖繼公云正言賓介者明雖有大夫猶及介
盛世佐云鄉飲專以尊賓非為賢賢大夫雖尊不當先
介注非褚寅亮云經言賓介明大夫雖尊不㬥越介而
舉觶㠯鄉射無介故及大夫以周案鄭注據鄉射文以
下記賓俎肩主人俎臂介俎胳推之大夫俎用膞肫卑
㠯主人尊㠯介似當先及大夫
孔穎達云如或疇之箋云旅疇也疇酬此倫酬此倫疇
者古字通用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尊之不舉謂
之尊酬至三爵之後乃舉鄉者所尊之爵以行之交錯
相酬謂之旅酬謂眾相酬也以周案孔氏此疏㠯舛疇

酬古今字非通俗誤一主人酬賓之觶賓尊之㠯薦東
一人舉觶之觶賓尊之㠯薦鹵至旅酬時所舉之觶乃
一人舉觶之尊㠯薦鹵者非舉鄉者酬賓所尊薦東之
觶誤二二觶交錯為無算爵禮非旅酬誤三無算爵二
人舉觶在堂下亦不取鄉者酬賓所尊堂上之觶
賈公彥云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者舉觶㠯其長為無算
爵者以其賓長所舉尊酬亦為無算爵以此二觶皆在
堂下尸不與故也旅酬皆從上發尸為首故特牲等使
一人舉觶為旅酬與賓長所舉薦右之觶此賓不舉旅
酬皆從尸舉故所尊者為無算一爵亦是㠯㠯特牲凌

廷堪云特牲酬賓之觶與兄弟弟子所舉之觶同為旅
酬發端有司徹酬賓之觶與兄弟後生所舉之觶同為
無算爵發端特牲旅酬之禮同亏有司徹無算爵禮而
有司徹旅酬則別使二人舉觶亏尸侑為之始以周案
有司徹文與鄉飲鄉射特牲諸禮本合不過大夫祭禮
有尸與侑其旅酬亞使二人舉觶為异爾鄉飲鄉射旅
酬一人舉觶無算爵二人舉觶特牲禮旅酬兄弟弟子
舉觶是旅酬亦一人舉觶也無算爵賓弟子及兄弟弟
子舉觶賓黨一觶是無算爵亦二人舉觶也
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舉觶亏其長為無算爵始是主黨

一觶又賓一人舉爵亏尸如初亦遂之亏下卽賓黨一
觶鄭注賓一人次賓長者遂及賓兄弟不及私人是無算爵亦二人舉觶也有
司徹二人舉觶不舉堂上酬賓之觶一與鄉飲鄉射合
如賈疏特牲士禮尚使二人舉觶有司徹大夫禮反殺
亏士謬矣因此遂謂賓一人舉爵亏尸為舉無算爵後
更為旅酬旅酬再舉禮意錯祽凡旅酬者皆以尊酬卑
故謂之下為上賓一人獻尸亦不合旅酬之禮凌氏愼
到附會又為賈疏所誤
鄭元云旅酬下為上謂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
子各舉觶亏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

孔穎達云旅酬時使卑者舉觶亏其長卑下者先歃是
下者為上一說兄弟代主人酬一說舉觶起亏賤
者賤者行主人事故云下為上凌廷堪云鄉射禮相旅
佗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俪酬
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春秋傳曰
字不若子鄭氏此注氏碻凡旅酬皆以尊酬卑謂之下
為上中庸注欲明逮賤之義故引特牲賓弟子兄弟
子發端之文以括無算爵亦非謂旅酬亦非謂舉觶亏其
長為下為上也爵至無算則神惠均亏在庭凡執事者
以導與歃酒為樂不執事者則不與非謂舉觶為有事

也中庸章句因舊注復增故逮及賤者使亦導以申其
敬也二語而鄭義盡晦以周案從凌說據中庸注下為
上即無算爵褚氏云無算爵亦導統名旅酬
敖繼公云司正退立亏序端東面惟俟事之時則然自
後凡佗受酬者堂上者北面佗之堂下者南面佗之既
則復其位盛世佐云堂上者北面佗之惟相介酬眾賓
則然其他則司正東面自若也鄉射禮在下者皆升受
酬亏卤階上司正安導南面佗之以周案從盛說
凌廷堪云凡旅酬不及獻酒者不與凡旅酬皆拜不祭
立歃凡旅酬不洗不拜既爵以周案及獻者亦不盡與

旅酬如鄉射大射之工笙獲者釋獲者特牲之尸主人
皆是鄉歛鄉射記云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此通例也
而亦有旣齪而洗者如喪禮為賓舉旅是凡獻酢坐卒
齪酬不歛旅酬立卒齪鄉歛記云坐卒齪者拜旣齪立
卒齪者不拜旣齪
凌廷堪云凡無算爵必先徹俎降階凡無算齪皆脫屨
升坐乃羞凡無算齪不拜惟受齪亏君者拜凡無算齪
堂上堂下執事者皆與以周案徹俎降階堂上賓主人
介大夫等皆降也脫屨升坐大夫以上之禮也大夫以
上無算齪行亏堂上皆脫屨故鄉歛鄉射燕大射有脫

屨升堂之文有司徹儐尸之禮在堂上經不云脫屨文
不具爾特牲禮無算齪行亏堂下則士禮不脫屨也云
皆脫屨升坐亦少分明鄭注脫屨主人先左賓先右以
相鄉為敬賈疏在室尊者脫屨在戶內餘脫戶外在堂
亦尊者一人脫屨在堂餘脫屨亏堂下
楊復云無算齪當賓之觶以之主人賓大夫之觶以
之介及其交錯而行當賓主人之觶以之眾賓長賓介
之觶以之次大夫又賓眾賓長之觶以之弟三佐次大
夫賓次大夫之觶以之弟二佐次賓長敖繼公云賓觶
亦以之主人介觶則以之大夫其餘類推盛世佐云敖

說是及其交錯而行當實主人觶以之眾賓長實大夫
觶以之次賓長又實眾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實次賓
長之觶以之弟三佐大夫循是而辯 右獻酬無算爵
鄉射記凡奠者亏左將舉者亏右以周案亦有將舉者
奠亏左如冠禮之媵爵奠亏薦南 公佐卿鄉薦南卽薦左 特牲禮
之酬賓奠亏薦北 賓佐東鄉薦北卽薦左 是也亦有不舉者奠亏
右如有司徹二人舉觶亏尸侑侑奠觶亏右是也據鄭
注云神惠右不舉變亏歆食與歆生人禮异褚氏申其
說具詳饋食冏少儀云客爵尻左其歆尻右介爵酢爵
皆尻右鄭注客爵謂主人所酬爵賓不舉奠亏薦東三

爵皆歆爵也釋例云禮不卒爵故皆奠亏薦左敖氏謂
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褚氏已駁之矣說見後
鄭元云凡舉爵三伦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
有薦郝敬云三伦謂獻賓獻介獻眾賓不徒爵謂樂伦
盛世佐云舉爵謂初取爵亏旨也三伦謂奠爵之後復
取之而起三次也不空爵謂實之以酒此禮獻賓獻大
夫皆然故云凡獻介不拜洗少盥後一伦獻眾賓無辭
降之文少賓對後一伦記此者欲見獻賓及大夫禮隆
不與介以下同也楊大堉云記言舉爵為經一人舉觶
言也云凡秉二人舉觶言也以周案獻介獻眾賓亦有

薦鄭注舉賓大夫及工而遷介眾賓鄉射禮無介獻賓及眾賓後卽遵人而樂佗彼記亦云舉奠三佗不徒奠郝氏以獻賓及介眾賓為三佗亦未合盛說近是

鄭元云君賜之奠受奠者亏尊所至亏授奠坐授人耳賈公彥云曲禮與玉藻并此文丛無立授之文故知坐授敖繼公云興授人奠以周案敖說非右尊奠舉奠受奠

凡祭薦皆左手祭薦右手祭薦者坐祭祖者興祭薦者執奠奠祭祖者尊奠凡祭薦不挩手祭祖則挩手以周案祭酒用左手鄉射大射設薦用二手祭酒祭薦用右手祭祖有二濃禮盛者用左右手故祭必

尊奠禮殺者左執奠右祭祖與祭薦同故大射禮有獲者左執奠右祭祖與祭薦同故大射禮有獲取肺坐祭之是祭祖之文鄉射有司徹亦云左執奠右祖者興尤誤釋例又云凡祭酒禮盛者啐酒不盛者不啐酒祭肺禮盛者嚌肺不盛者不嚌肺是也右祭酒祭祖

凡祭肺興加俎後坐挩手然後執奠祭酒祭肺或繚祭或絕祭丛禮之盛用兩手故必尊奠挩手也亦有祭俎不挩手者如大射獻服不獻釋獲皆不尊奠不挩手不尊奠用一手則非繚祭絕祭可知禮殺也

士虞特牲尸入舉肺士禮為盛尸皆不挩手有佐食授之尊尸也以周案挩手之禮為絕肺染污也絕肺之後未有可不挩手而祭酒者公食大夫有贊者授之而亦挩手則士虞特牲少牢有佐食授之亦挩手可知經不著者文不具也挩字亦作帨帨帨乃帥之或體說文帥佩巾或作帨帨所以拭手而拭手遂謂之帨手

鄭元云鄉飲禮右手取肺祭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繚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乃絕其末敖繼公云祭本卻左手尚左手者明眾紾之則絕末覆右手矣尚左手嚌之謂舉其左手而右手拄下以末授口嚌之將嚌乃尚左手則祭時不然矣褚寅亮云注訓繚為眾紾而不解弗字之義說文弗撟也撟舉也鄭意蓋謂舉左手以眾紾肺乃以右手絕其末以祭但篇中俱從士禮獨此從大夫禮未詳盛世佐云注之誤枉以尚左手三字連上為句夫鄉射士禮絕祭不繚乃其經亦云尚左手則尚左手當連嚌之為義而弗繚之弗當讀如字以周案鄉射禮云興取肺坐絕祭尚左手嚌之不云弗繚以鄉飲為繚祭鄉射為絕祭也鄉飲主亏飲故多其儀用繚祭鄉射主亏射故略之用絕祭冀大射皆絕祭者冀為主人卑大射亦不主亏飲也

鄭注太祝云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是已此云大夫以上威儀多用繚祭似非盛氏以鄉飲為絕祭濾尤誤弗古文佖弭見漢書顏注集均八物古文四聲均段懋堂云說文左戾為𠂢右戾為厂二字屈屈之為弭是也弭字屈屈下丞繚祭之象鄭解弗繚為丞紾甚是而連尚左手為文則非右手取肺而仰左手執其本則肺自左右相戾下丞手外右手乃從肺本下循至末乃絕以祭褚氏申鄭謂叟舉左手以丞紾非也九祭詳禮門敖繼公云薨禮之賓乃大夫亦絕祭而下文云公祭如賓禮則自上至下此禮同也舊說謂大夫以上繚祭惟

士絕祭不攷褚寅亮云薨禮之賓絕祭當以鄉飲酒疏臣注君肵不繚祭之說為正下文云公祭如賓禮祭則皆同祭肺之繚絕不同勿泥以周案繚絕二祭為禮多禮略之別周禮太祝鄭注是大夫以上繚祭說本鄉飲禮注惟士絕祭禮家本無是說注疏家止言士絕祭不云惟薨禮公祭如賓禮謂亦如賓之絕祭絕祭雖天子亦行之故刻亏九祭中褚說尤謬右祭肺

鄭元云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倉人之餘曰餕此類也倉尊者之餘則祭盛之以周案祭謂倉祭鄭云倉尊者之餘則祭據禮經為說陳澔集說

非右祭餕　以上通論鄉飲鄉射燕大射禮

孔穎達云鄭說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季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鄉則三季一飲州則一季再飲黨則一季一飲呂大臨云鄉人凡有聚會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盛世佐云此侯國鄉大夫賓賢之禮他如黨正正齒位州長春秋習射及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雖亦名鄉飲酒而其禮固不能無异以周案鄭說鄉飲有四不數大飲烝漢郡國所行馭瀘黨正易蜡祭以祀先聖先師而鄉飲賓興之禮廢唐開元後鄉貢

取士行鄉飲酒禮不祀先聖先師而黨飲正齒之禮廢明代所行一季再飲仍是黨正之瀘　又案周官鄉飲賓興主亏賢者論語鄉人飲酒主亏老者賈疏謂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禮即論語所謂鄉人飲酒非也凡飲酒必立賓介或謂鄉人飲酒不立賓介似亦未是褚氏云若不立賓則獻酬酳之事俱不可行矣故燊義曰立賓主飲酒之義也見凡飲酒必立賓也

鄭元云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瀘亏司徒是禮乃正月而一行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

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亏序以正齒仕之說以周案周禮
鄉春正月州春秋二時黨秋冬十二月大蜡之時漢成
帝用三月後漢用十月晉十二月明洪武後春正月冬
十月
鄭元云宿戒者謂宿期三日之戒申戒為宿謂宿期一
日敖繼公云宿戒者先期日而戒之也公會禮不宿戒
謂當日乃戒以周案戒宿二事敖氏訓宿為豫非周官
大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是戒
及宿异日也但祭祀之戒宿以十日為期故戒謂散齊
七日宿謂致齊三日賓客之戒宿以三日為期故鄭注

謂戒宿三日宿宿一日士冠禮宿期宿賓又宿期戒賓
大射宿期三日戒公會鄉射當日戒謂之不宿戒
賈公彥云冠禮戒賓主人先拜賓荅拜此鄉大夫尊賓
是鄉人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也張惠言云冠禮戒
賓文不具其宿賓賓出門左鹵面再拜主人東面荅拜
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荅拜與鄉飲禮正同戒宿同
科辭互相備冠禮疏是此疏為非以周案張說是也
鄭元云夙興往戒歸而敷席或說亦當先期宿戒經不
言文省以周案鄉射記云使能不宿戒鄉飲亦同從鄭
注

鄭元云席眾賓亏賓席之鹵皆獨坐一說經云眾賓不屬謂不與賓相屬非眾賓皆獨坐以周案從鄭注

鄭元云賓席牖疿南面以周案凡賓主人行禮東面者以鹵序為正位其南面者或在戶鹵如士冠筵亏戶鹵記以為醮亏客位是也或在牖疿如司几筵王位設黼依亏戶牖閒而國賓之筵則在牖疿是也鄉飲酒義云坐賓亏鹵北是賓席在牖疿不在戶鹵明矣舊解謂戶鹵即戶牖閒已誤謂鄉飲酒賓席在戶鹵耍誤戶牖閒非賓位說詳禊箸

鄭元云賓辭坐取觶復位奠觶亏薦東酬酒不舉敖繼公云辭辭其奠觶也奠而不授亦不能無降等之嫌故辭之奠觶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各從其便褚寅亮云酬酒不舉故奠亏左記所云凡奠者亏左將舉者亏右也集說背記文奠觶不舉又不敢必賓之不舉故仍奠薦右賓則遷亏薦左以示不舉上經之辭辭其奠薦右也謂辭親酌己者非謂辭奠而不授似矣猶未盡賈公彥云鄉飲禮主人與賓三揖至階時介與眾賓亦隨至鹵階下東面今惟亏并時揖讓無庭中揖讓事方苞云肯主人以賓并介與眾賓尚在門左繼以介揖讓并拜如賓禮則自門左三揖三讓皆與賓同張惠言云

介亏入門後枉庭中東面此時主人至陛階寿中庭卤
面揖之介東面亏其位揖進東當塗曲北面又揖當碑
又揖以周案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
是時介隨賓入當枉卤階下近庭處蹶非入門左卽止
下云眾賓降復位必非遠至門左張圖介位近門誤云
有當塗當碑揖耍為肌說記云三揖至亏階三讓以賓
升拜至獻酬辞讓之節蘇及介省矣是介有升時揖讓
而無庭中三揖之證經主人以介揖讓升與下卒洗介
揖讓升同然謂一揖一讓升其禮殺亏賓故經明箸之
當楣之拜與賓同故又曰拜如賓禮如方張說經當云

主人以介升如賓禮主人揖升眾賓皆進盛世佐云鄉飲
敖繼公云鄉飲禮主人揖升眾賓皆進當枉主人與介行禮甫畢之時進而太亏
賓介之南故主导階下拜之敖說誤以周案上文主人
迎賓賓入門左介及眾賓後亦隨入主人與賓每曲揖
介及眾賓後亦隨進鄉射禮迎賓節文與鄉飲同亏眾
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之下有賓少進三字鄭注云少
進鋈枉寿明眾賓後亦隨進也又注鄉飲禮眾賓皆降
云皆降復初入之位明眾賓位枉碑南中庭北也鄉飲
禮云主人揖升主人自升也眾賓之長一人辞洗由階

下東行辭之記云如賓以大判言之非盡如也上文賓
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門左北上明其入
同時也下文賓厭介并介厭眾賓并眾賓序并卽席明
其立同地也自賈疏以主人揖并為眾賓并遂謂辭洗
降辭固謬諸說賓進時眾賓仍去亏門左不隨進又嫌
卒洗復其位不尋遠至門左亏是紛議眾賓皆進之節
且謂眾賓有門內位堂下位二處種貤紕繆參見射禮
門

鄭元云眾賓辭有脯醢薦亏其位位在下敖繼公云眾
賓三人之外者也其堂下之位繼賓介之位而南以周

案鄭注位在下謂堂下近中庭楊信齋圖堂上賓長三
席之卤復有眾賓之位固誤張皐文圖眾賓位在中庭
南近門亦未是

鄭元云眾賓之長一人辭洗餘二人雖為之洗不辭其
下不洗敖繼公云主人惟亏長者一人為之洗一人辭
之者禮主亏已也盛世位云主人為眾賓之長一人洗
故此人辭之餘二人坐不為之洗何辭之有注非以周
案經亏主人降洗明云獻眾賓眾賓之長并拜受者三
人是獻三人皆洗之也而記云眾賓之長一人辭洗者
為行禮賢婿壹不可往參也獻眾笙不洗一人拜義同

餘人不辭不拜通禮宏然非為事不主已敖盛二說皆非

賈公彥云獻工拜送柱卤階東以工柱階東也拜送笙柱卤階上以笙柱階下也方苞云以獻笙見獻工亦亏卤階上以獻工見獻笙亦亏陀階上拜送亹各舉一節互相備也以周案舊說經亏獻工不言地而曰陀階上拜送亹明獻亦柱陀階上也獻笙拜送亹不言地而曰獻亏西階上明拜送亹亦柱西階上也方氏又以工笙交互言之說亦可通張圖謬

敖繼公云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人亦謂弟子鄉射禮曰大夫取俎還授弟子方苞云鄉射大夫不過本州亹列少尊者故俎授弟子鄉歙之遵者諸公之下尚有諸卿故使公士受俎經云如賓禮謂如賓之俎使司正受乃公士非弟子也以周案賓俎授司正介授弟子若有諸公如賓授司正大夫如介授弟子故變文言人若一以司正則曰授司正可矣公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本經文大夫授弟子鄉射禮文下曰如賓禮者謂如賓降自卤階東面立不關受俎敖方二說胥失之矣

鄭元云俎既授弟子皆降復初人之位敖繼公云賓降立卤階卤主人降立陀階東介柱賓南大夫柱介南眾

賓又枉大夫南少退張惠言云鄉射禮無介此有介介當繼大夫而南皆亏卤階卤當序以次而下則介與三賓不復初入之位也以周案一說大夫枉介南一說介枉大夫南雖難肊定而介三賓之復位為初入位可無疑也張說介眾賓初入位枉中庭南近庠門與此注不合轉疑其不復初入位種貤紕繆

敖繼公云公三重大夫再重皆蒲席緇布純耆也上下之席同物故不必言加加席與其下席异物而長半之以周案公再重大夫一重禮之正也下經言公辭一席大夫辭加席則此公三重大夫再重明是加席上下异

物敖說非詳禮器門

鄭元云賓服鄉服以拜賜眡日與鄉大夫歃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方苞云經文特箸鄉服與鄉射之服异也鄉服即修業亏鄉之服元端是也盛世佐云此云鄉服則正行禮之日賓益處士服以周案此與鄉射禮文正合方盛鄭伦區別未是

鄭元云徵唯所欲徵召也以告亏先生君子告請也敖繼公云惟言告是不請矣以周案當從鄭一召一請尊卑之婼也請者來否聽其自主褚氏云既殺亏正禮不敢必以屈先生君子也

鄭元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或統亏門敖繼公云此謂在門內位之時也北面者當
卤上東宇誤以周案敖氏改記文非當從注統門說
敖繼公云主人之贊者無算爵然後與遠下亏賓黨也
鄉射禮無算爵執觶者皆與旅亦主人之贊者也鄉飲
酒義謂沃洗者旱與旅酬與此异當以此為正方苞云
鄉飲義所釋黨正之飲酒亏序以正齒位安旱以混賓
與之禮以周案鄉飲酒義首列鄉大夫與賢黨正尚齒
二禮之异自孔子曰以下統言其同云終亏沃洗者為
無算爵之節不屬旅酬孔疏已言之與此經何异右鄉飲禮

鄭元云侍飲亏長者酒進降席拜受敬也奠飲之禮鄉
尊何允云拜受亏尊所尊者主人也拜者對主人崔靈
恩云卿大夫奠飲主人面亦鄉尊若鄉飲酒禮主人與
賓夾尊孔穎達云奠禮尊面鄉君今云拜受亏尊所當
是奠禮而奠禮無此語文不具耳長者舉未釂少者不
敢飲此與奠禮及注合而與士相見及玉藻達士相見
玉藻二文皆先君卒爵而此云後飲者此據奠飲正禮
禮是侍長者私飲之禮也記明云長者少者安可以為
君臣奠飲之禮侍君飲者無為賓客之嫌故先君卒爵

若為君嘗酒然侍長者而先歠則嫌以賓客自尸故未
醮不敢歠以周案奠禮獻酬酢皆非太歠至無算爵禮
殺公與賓太歠相見禮所云是朝夕侍君太歠之禮太
歠臣先卒爵以俟君為禮之正故相見禮及玉藻太云
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奠至無算爵臣之歠酒
者數矣後君卒爵以告醉且明成禮也曲禮所言是記
者參合相見禮奠禮而定之以為侍歠長者之濶其云
拜受亏尊所與奠禮筵庤獻爵受爵筵庤异葢用相見
禮也故鄭注相見禮受爵升席祭云受爵者亏尊所用
曲禮文其云長者舉未醮少者不敢歠與相見禮卒爵

而俟异又參奠禮也故鄭引奠禮公卒爵而後歠以注
之禮文散逸士大夫侍歠之濶不可攷記者參合諸禮
以為之制亏經自有异同孔疏必以曲禮所言即是奠
禮亏拜受尊所句不可通孫氏以此為侍長者私歠之
禮非君臣奠歠之禮當已其以相見禮先君卒爵為若
為君嘗酒說本敖氏集說亦不足信何氏訓尊所為主
人處耍謬右侍歠長者

受業金壇林之祺仝校